清史紀事本末

雍正英察

世宗雍正元年。春正月。頒諭旨十一道。訓飭督撫提鎮以下文武各官。帝在藩邸四十餘年。於人情世態。無不洞悉。見當日政治廢弛。達於極點。慨然思有以整飭之。故即位。即首嚴振肅紀綱之詔。 二月。飭別翰林詹事官不職者。勒令解退。 禁部員兼攝他司事。 三月。諭各省督撫應行幕客姓名造冊報部。 夏四月。除山西陝西教坊樂籍。令改業為良。初明建文鼎革之際。凡不附燕兵者。成祖怒之。均收入教坊。使其世執賤業。不得與平民為伍。至是特令革除。 五月。諭直隸巡撫李維鈞。畿內旗民及皇莊內人等。有擾害地方者。皆密奏以聞。先是所在旗人橫暴。小民受累。地方官吏莫敢誰何。帝知之。特令整飭。 六月。加封孔子先世俱為王爵。 秋七月。江南大旱。 以隆科多王頊齡為明史監修官。徐元夢張廷玉朱軾覺羅逢泰為總裁官。並令其慎選儒臣分修。再訪山林績學之士。存心忠厚。學識淹通者。一同編輯。 命於湖南地方建立試院。每科另簡考官。湖廣鄉試分闈自此始。 八月。禁官民人等服用五爪龍紗緞。 召集王大臣於乾清宮。宣諭建儲事。帝居藩邸時。親見聖祖諸子覬覦儲位。爭奪紛紜。深知建儲之法制不善。反滋流弊。然若斷然廢去。又慮國本不立。非所以計久長。乃折衷兩者之間。特創儲位密建法以善之。是日親以四子弘曆名。秘書加緘。召諸王大臣入見。而諭其故。即命取密緘置諸宮中最高處正大光明扁額之後。以備不虞。自是而後。此制遂為一代家法。 九月。命纂修律例。 除紹興府惰民籍。其業與樂籍無異。故令削除之。 冬十二月。安置天主教士於澳門。先是閩督覺羅滿保疏言

西洋人在各省起蓋天主堂潛往行教人心漸被煽惑請將各省教堂改為公所其查教師除送
京効力外餘皆安插澳門從之
二年春二月諭刑部凡罪犯劓前後即成廢人理宜審慎嗣後滿洲人犯此者應另行具奏時稱
帝能慎刑惜漢族不得一體沾惠頗嘆皇仁之不廣云　頒聖諭廣訓以聖祖御製上諭十六條
推衍文義得萬言名曰聖諭廣訓並製序刊行頒示天下　夏閏四月命續修大清會典　命各
省於通都大邑人烟稠密之區照京師例設普濟堂一所　命左右兩翼各立宗學一所再設滿
設覺羅學八所以教宗室子弟成安宮景山官學各一所八旗官學八所以教八旗子弟時宗室
八旗子弟以無教育故往往挾親貴之勢恣為威福帝特設學校以教育之皆聘大儒綜其事以
進士若舉人為之教習貴族之有教育自此始　六月闕里孔廟災是月九日申時大雷電火自
鴟吻中出大成殿及兩廡俱燬帝聞遣工部堂官一員往山東會同撫臣修從　設立井田擇內
務府餘地及入官地二百餘頃給與八旗無業人耕種共一百戶各田百畝周圍八分為私田中
間百畝為公田共力同養公田俟三年後所種公田之穀再行徵取令戶部派員往設村莊蓋造
房屋計口分給其耕種之人每名給銀五十兩以為置辦種粒牛具農器之用時八旗無業游民
多習於頑惰常有不法之事帝患之適戶部侍郎塞德條奏及此帝大喜從之　命吏部尚書田
從典協理大學士　秋八月東南海嘯　九月停止各項捐納事例以西邊軍務將次告竣也
命山西丁銀攤入田畝徵收　冬十月封前明宗室鎮白旗正定府知府朱之璉為一等侯自明
室覆亡後各舉稱兵起事者輒以光復朱明為詞聖祖知民氣不平易為浮言搖動思有以消納

其思念因欲訪明裔一人量授官職以奉明祀旨未發而前帝即位詔廷臣訪求之尋廷臣等以漢軍知府朱之璉等六人引見詔封之璉一等侯世襲並令同禮部差官祭告明諸陵畢仍回京佐領 十一月嚴禁兵民等出殯時前列諸戲及前一日聚親友設筵演戲 是年八月東南海嘯

三年春正月選官擇固安縣官地二百頃爲井田令八旗無業之人受耕 欽天監奏本年二月二日庚午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敕付史館頒示中外並祭告景陵 三月修浙江杭州等府江南華亭等縣海塘從督修浙江海塘吏部尚書朱軾請也 命減蘇松浮糧從管戶部怡王請也 臺灣陳阿難益難等六社及山後七十四社生番歸化 夏五月臺灣生番巴荖遠等四社猫仔等十九社歸化 冬十二月怡親王允祥等陳奏直隸水利營田事宜三款一白衛淀地等河情形並附圖 一滏劑等處各設營田 一揀選河員帝嘉納之著議行 諭先師孔子聖諱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俱加偏旁爲邱字讀作期音

四年春正月嚴立黃銅器皿之禁已成者作廢銅交官估價給值儻再有製造者照違例造禁物律治罪時以制錢日少致杜奸民私毀制錢之弊從御史覺羅勒因特言也 夏四月命雲南通省地丁攤入田畝內徵收 秋八月河南巡撫田文鏡奏進豫省所產嘉禾有多至十三穗者帝謂文鏡盡心竭力爲國爲民始能感召天和化災祲而成豐稔著傳諭嘉獎 冬十二月黃河清自河南陝州至江南桃源縣澂清二千里經歷三旬有餘敕京外官俱加一級王公紀錄一次

五年春三月改會試期於三月舉行以本年閏月節氣稍遲二月尚寒故後遂爲例 復開洋禁

從閩督高其倬請也。其倬疏言福興漳泉汀五府地狹人稠。本地所產不敷食用。請復開洋以惠商民。並令出洋之船。酌量帶米回閩。 夏四月。申銅禁。 詔開除江南徽州寧國各府細民為良民。初帝以江南徽州府有伴檔寧國府有世僕。本地呼為細民。幾與樂戶惰民相等。且有兩戶村莊相等。而此姓為彼姓服役。有如奴隸。究其主奴之關係。何自而起。則茫然無考。詔江督查明定議。尋禮部議准皖撫魏廷珍奏請。嗣後紳衿家典買奴僕。有文契可考。未贖身者。本身及子孫俱聽從使役。至年代久遠。文契無存。不受主家豢養者。概不得以世僕名之。永行嚴禁。詔從之。 冬十月。川陝總督岳鍾琪勸撫建昌冕山番人事竣。命議敘。 冬十一月。賞給八旗校射人等銀兩帝御瀛臺考試各省武舉騎射。後欲炫耀八旗人等熟諳騎射。特令當眾校射。所用之弓。自十八觔力至十三觔力不等。舉重若輕。從容合度。武舉等皆驚服。帝大悅。令分別賞給銀兩。 十二月。令各省六年選拔一次。 命各省丁銀攤入田畝徵收。從江督范時繹請也。

雍正六年。春正月。賜還安南國界內地舊境四十里。先是滇督高其倬奏請清理安南疆界。應於賭咒河立界。可收回舊境百二十里。安南不允。命現任督臣鄂爾泰清查。給還八十里。於鉛廠山下小河以內四十里立界。安南復激切申訴。帝以其地山川形勢中外截然。勅諭之。國王乃表謝帝嘉其詞旨恭順。仍以四十里賜之。 二月。四川越嶲衛官馬廠等處番民五百二十五戶。及會鹽營所屬木里剌麻六藏塗都。先後內附。 夏五月。擢河南巡撫田文鏡為河東總督。管理河南山東二省事務。謂其善政為直省第一也。後不為例。 秋八月。以引見人員陳奏履歷。閩粵兩省人鄉音不可通曉。令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各地方官。傳示教導。尋兩省督撫遵建正音書院於諸

州縣。以為士民學習官音之地。

七年。春正月。雲南鄉雲見。督臣鄂爾泰以聞。加鄂爾泰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文武各官俱加級有差。先是雲南卿雲見。司道請督府題賀。大理令劉某獨曰。某眼昧。實不見慶雲。鄂爾泰為之默然者久之。　二月。諭兩江總督尹繼善。合建靳輔齊蘇勒祠。帝以二人先後治河有功民社。應予祀典。著於黃河就近地方。合建祠宇。有司春秋祭祀。　夏五月。除廣東瀕海蜑戶籍。編入保甲。蜑戶以船為家。不得陸居。至是飭該省督撫通飭曉諭。准其登岸。與齊民一同編列保甲。　秋九月。鄂爾泰奏報。雲南白崖鄉平地湧出甘泉二股。一出仙女莊。一出蝦蟆口。

八年。春正月。直隸總督唐執玉奏鳳凰見於房山。　江寧織造隋赫德。山西巡撫覺羅石麟。同奏是月朔。日食不見。　夏五月。除江蘇常熟昭文二縣丐戶籍。丐戶與惰民無異。至是削除其籍。列為編氓。餘如江西浙江福建所屬山縣內棚民。亦先後列入保甲。　六月。甘肅鄉雲見。撫臣許容奏是月十五日。遵旨於河州口外。營建河神廟。即有祥雲捧日。五色成文。　秋七月。甘肅黃河清。許容奏稱是月五日。自積石關至撒喇城。查漢達斯等處百餘里。黃河澂清徹底。凡歷三晝夜。　八月。京師地大震。　冬十月。殺白雲觀道人賈士芳。士芳河南人。曾居京師白雲觀。以怡王薦召見。尋假歸河南。復徵以李衛田文鏡交章薦。入宮治疾。因誦經咒有天地聽我主持鬼神歸我驅使之語。帝嚴旨切責其妄誕。士芳乃作法為祟。意在魘魅。時江西道人婁近垣。被召入京。於宮中結幡招鶴。靈壇禱雨。皆有左驗。帝信之。命居正大光明殿。至是為帝設醮宮中祈禱。四十九日。患始除。封近垣為妙應真人。士芳伏法。其親屬男年十六以上皆斬。十五以下。並母女妻妾。發功臣家

為奴。江南地震。十二月，頒烟禁，吸食者與販賣者枷杖，再犯遣遠充軍。鴉片烟產自英吉利，

自東印度商船偷以之漸入中國，民間始有吸食者。是年八月，京師地震至一月有餘。十月，江

南地震。

九年，夏四月，廣東陽山縣州歸化寺川縣生黎內附。六月，以旱命刑部清理刑獄。冬十二月，

柳州化。

十年，夏五月，以京師旱，清理刑獄。秋七月，江南大風海嘯。冬十月，大學士九卿等奏景陵

寶城山產瑞芝九本，詔付史館。

十一年，春正月，命直省設立書院。夏六月，山東巡撫岳濬奏鉅野縣民李思家牛產瑞麟，敕付

史館，並宣示中外。禁民間刊刻書籍，凡遇胡虜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聲，如以夷為

彝，虜為鹵之類，犯者照大不敬律治罪。在避忌諱者，以此為尊君，而帝則謂猶泥滿漢之形迹，反

昧於君臣之義云。秋七月，四川總督黃廷桂奏盤亭縣牛產瑞麟。

十二年，春正月，以元旦立春，慶雲見，帝大悅，語諸臣曰：此天心所以示喜也，豈得不以為慶。三月，河

南學政俞鴻圖受賄營私，伏誅。秋七月，江南大風海嘯。

十三年，春正月，雲貴總督尹繼善奏，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恭逢聖誕之辰，雲南楚雄等處卿

雲見。同時廣東奏亦於是日卿雲見。山東奏寧陽縣產麒麟。二月，禁文武生員入伍食糧。夏

四月，停旌表烈婦之例。秋八月，帝崩，壽五十有八，諡曰憲，廟號世宗，葬易州太平峪，號泰陵。皇

四子弘曆嗣位，以莊王允祿、果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輔政。諭逐道士張太虛、王定乾

等。先是世宗時，太虛等以爐火修鍊之術，供奉西苑。至是命類逐出禁。諭內監等，國家政事，毋許妄行傳說，外言亦無得傳入內廷。違者正法。先是世宗升遐之日，午朝如常，午後忽召鄂爾泰入宮，外間已喧傳暴崩之耗矣。鄂爾泰入朝時，馬不及鞍，乘騎煤騾而奔，髀血涔涔下。宿禁中七晝夜始出。時值國家承平，長君繼統，何所危疑而倉皇若此。於是大行被刺之說紛起。（間有是論稱者曰，世宗自謂敬天信神，又喜言祥瑞。在潛邸時，見聖祖諸子中，覬覦非分者各蓄養術士為秘密之運動，以傾陷儲宮。身幾不免而已。雖備遭齮齕，乃從事玄術。及入纘大統，次第翦滅諸藩，位尊志盛。遂復布集長生清虛學道李衛田文鏡輩，復以心性之學導之。表為道院性宗道教者賈士芳婁近垣等八人，供奉左右。謂可為調攝頤養之助。故十餘年來，禱祠林立，封神治崇。於是欽天監及封疆奏報嘉祥，如珠聯璧合，瑞靄卿雲，甘露醴泉，嘉禾芝草，麒麟鳳凰，黃河澂清，日食不見之屬，以逢迎之。世宗雖外示謙懷，閒言內喜，以為帝王有真神護非常。方其延道士婁近垣入宮也，招鶴則仙鶴降庭，禱雨則春霖立霈。世宗信之，欣然以神仙可致。婁之為妙應真人，居之於光明殿上。迨至宮中祟作，賈士芳下獄被戮，而張太虛王定乾之徒復群翩入侍。其時大臣持祿為阿諛，小臣畏罪而將順。洪恐盈廷，無敢發言者。則君臣習見。夫世宗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故於深宮之舉動，未敢有所反對也。直至金石燥烈，鼎湖龍升，高宗踐阼，始盡逐西苑供奉諸道士還故里。以世宗在位十三年，用兵斂財，（世宗在位時，特置封樁庫於內閣之東，一切贓款羨餘銀兩存焉，末年至三千餘萬）以至神仙土木之役，疾耗海內。幸以大權在握，政不下移，其英毅不減於漢武帝、明世宗，故未為始皇道君之續耳。迨其後嗣孱弱，

受制母后。義和神拳紅燈照為之濫觴。遂致觸怒強鄰。國隨以破。聯軍長驅入北京。兩宮蒙塵

一蹶不振。作法於涼。為子孫祟。可不慎歟。

兄弟猜忌及大臣之逐戮

聖祖康熙六十一年。冬十一月。世宗即位。命貝勒胤禩十三阿哥胤祥大學士馬齊尚書隆科多總理事務。召撫遠大將軍十四阿哥胤禵馳驛回京。封胤禩和碩廉親王。胤祥和碩怡親王。胤祹多羅履郡王。二阿哥胤礽子弘晳多羅理郡王。先是康熙中。胤礽居儲位。會聖祖親征準噶爾。胤礽奉命監國。以性仁弱故。為政務寬大。不為聖祖所喜。於是諸皇子希冀非分。相與蓄術士。結宦官。為秘密之運動。以傾陷之。聖祖不察。胤礽卒以此召禍。一再冊立。仍被廢斥。及世宗嗣立。恐諸人仍前固結。將不利於己。以胤礽胤禔久被幽繫。不復能有所為。胤禟等庸懦無足慮。惟胤禩才望為諸王冠。思有以籠絡之。胤禩而能輸誠輔己者。王黨勢孤。日就消滅。自無與朝廷為敵者。乃封胤禩親王。令與馬齊等同理政務。餘黨爵親王郡王有差。又以胤禵為胤禩同母弟。其出征西寧時。中外羣相揣測。謂聖祖試用胤禵。使之立大功於國家。為將來定儲地。此時胤禵擁重兵在外。深得西北方人心。恐其生異志。特召令還京師。而改以胤禟派往軍前。 發遣前編修陳夢雷父子於關外。夢雷前緣事發往關東。後聖祖東巡時。以其學問優給帶回京師。令在誠親王處。與同編輯古今圖書集成。蓋誠王夙以文學著稱。夢雷日侍左右。世宗忌之。至是坐以招搖不法並其子再被遣。 命諸王阿哥名上一字改為允字。以與世宗御名同也。

世宗雍正元年。春正月。禁侍衛官員等私在諸王門下行走。 二月。發遣內大臣勒什亨往西寧隨貝子允禟効力。先是允禟派往軍前時。怏怏不欲行。曰。我何罪。而斥我萬里。且居喪未過百日。

倏陵寢圍時再往亦未為遲帝怒誅其太監何玉柱管領渼給事秦道然當處治二人時帝誨勒什亨不必記在檔案而勒什亨記之故有是諭 三月晉封輔國公阿布蘭為多羅貝勒賞給佐領總理事務時論阿布蘭當首告二阿哥允礽狂書一事故擢用之從以大將軍允禵自軍前回時阿布蘭不應出班跪接又宗人府建立碑亭阿布蘭擬文勒石不應頌揚大將軍功德著革去貝勒撤其佐領 夏四月帝自山陵回京師命貝子允禵留駐陵寢附近之湯泉 五月諭從理郡王弘晳於鄭家莊去京二十餘里 晉封貝子允禵為郡王諭王大臣曰允禵心志高傲從此不自改悔則國法具在朕不得不治其罪允禵來時將此傳諭知之 冬十二月革廉郡王允禩王爵仍在原圍山貝子上行走以其自封王以來並不感激効力之故

二年夏四月革郡王允䄉爵禁錮宗人府因奉使出口遷延不行也 五月革貝子弘春爵弘春允禵子 六月降貝子允禟為鎮國公以冊封貴妃金冊有舛錯故 發遣貝勒蘇努內大臣德寧於右衛刑部尚書七十於三姓地方皆坐黨附諸王也 秋七月郡王允禵謫守景陵允禵自立功西藏中外頗稱道之故帝忌之特甚 冬十月發遣刑部尚書二等公阿爾松阿於奉天坐交通藩邸也 十一月革世子弘晟為閑散宗室弘晟允祉子 革裕親王保泰爵坐黨廉邸故

二阿哥允礽薨追封和碩理親王諡曰密

三年春二月發遣二等公鄂倫岱於奉天因其黨阿廉邸也 夏四月解年羹堯川陝總督大將軍任補授杭州將軍羹堯為藩邸舊人帝初登極時慮諸王為變常令羹堯衷甲以從前後以平西藏青海莊浪積功爵上公晉太傅賜金黃服飾（皇子服諸王特賜者始許服）三眼花翎（

貝子品制。四正龍補褂。（親王服諸王賜者亦少與往初無賜者後以與御服無別親王且改二行龍二正龍矣。）其寵異之如此。實前後勛臣所未有。後帝委以密訪允禵在軍中時劣蹟。或曰得狀。吾必有以厚酬汝。羹堯殊無可議。乃力為奏飾。帝深滋不悅。至是以羹堯賀表內朝乾夕惕誤作夕惕朝乾。帝怒曰。羹堯既不以朝乾夕惕許朕。則羹堯青海之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其自恃有功。故為怠慢耶。抑或殺戮過甚。致此憤也。觀其平日帶兵。尚屬勤於操練。可改授杭州將軍。　六月。革年羹堯之子年斌子爵。年富男爵。隆科多之子玉柱鑾儀使職。　秋七月。撤隆科多太保銜。坐徇庇年羹堯也。並革年羹堯杭州將軍職。授閒散章京。在杭州效力行走。　革貝子允禟職。囚山西巡撫伊都立。參奏其縱屬毆民也。　九月。革輔國公普照。以普照羹堯妻叔。　削去太傅一等公年羹堯職銜。逮京治擬正法。　冬十一月。革內務府總管來保職。以其阿附誠王故。　十二月。降郡王允禵為固山貝子。謂允禵為大將軍時。任意妄為也。　賜年羹堯自盡。帝久欲殺羹堯。狀以其功大。不予保全。恐有以盡弓藏之誚。因而猶豫久之。會四川巡撫蔡珽劾羹堯劾入京。因而陳羹堯不法諸款。命將軍督撫提鎮議奏。諸臣迎合奏參。請速加誅戮。議政處遂臚列羹堯九十二大罪。應立正典刑。帝令羹堯自裁。子年富立斬。餘十五歲以上之子。發遣極邊烟瘴地方充軍。妻係宗室之女。遣還母家。族中文武官革職。其嫡親子孫將來長至十五歲陸續發遣。永不赦回。有匿養其子孫者。以黨附叛逆例治罪。又太傅一等公遐齡。工部侍郎希堯。俱革職。遐齡時年八十餘。初亦坐死。大學士朱軾力爭。言以子刑父。非法。得免。

四年。春正月。詔允禩允禟蘇努吳爾占削籍離宗。革去黃帶子。允禩改授民王。妻革去福晉。休回

外家嚴行看守。初，允禵冊封郡王，其妻嘉往賀，福晉語來賓曰：有何喜可賀，恐今日封王，明日不能保首領耳。帝聞而惡之，至是並坐。 革隆科多職，派往阿爾泰地方辦理界務。隆科多為帝元舅，頗有機務。帝之獲當璧也，隆科多與有力焉。故帝即位，伊始不時召見，進膳密語，頗與飲至更深。隆科多或致沈醉，令人與送出宮。初令其承襲父佟國維一等公爵，尋加太保，授吏部尚書兼步軍統領，諭令啟奏處書寫舅舅隆科多。後叙輔政功，復賞給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及年羹堯得罪，交部議處，隆科多時長吏部，未將羹堯公爵議革。帝謂其袒羹堯，深惡之。然當時臣工尚無敢言其罪者。值田文鏡參劾蔡某者，窺知帝意，為文鏡草疏劾之。疏上，隆科多果得罪，而文鏡自是寵遇日隆，其得君之專，一時大臣無與倫比。 二月，民王允禩、貝子魯賓、簡親王雅爾江阿、鎮國公永謙俱除黜。允禩、魯賓俱監禁高牆。魯賓、雅爾江阿、永謙等，皆坐認附允禩、允禟也。 三月，勅改允禩名為阿其那，允禟名為塞思黑，譯言豬狗也。時帝必欲殺二人，命諸大臣議其罪。大學士徐元夢注奏曰：願上念手足之情，免二人死。帝怒，謫元夢中書舍人。 撤食侍講俸錢名世職銜，並書名教罪人四字，令該管地方官製扁額，張掛其居宅。又令廷臣各賦刺惡詩一，併父與名世自行刊刻進呈，頒示直省各學校，以其嘗贈詩年羹堯，稱頌平藏功德，謂當立碑於聖祖平藏碑之後故也。 夏五月，派兵提解允禵並其子白起來京，禁錮壽皇殿。 殺鄂倫岱及阿爾松阿。戮蘇努及七十屍，革固山貝子滿都護、壽郡王訥爾素、裕親王廣寧爵，俱監禁宗人府。 秋八月，署直隸總督李紱奏報允禟病故。先是，詔解允禟回京治罪，都統楚宗、侍衛胡什禮等，將允禟用三條鎖鎖拏至保定，奉旨即在此拘禁。及胡什禮回奏，述李紱有塞思黑一到，我即便宜行事

之語帝命胡什禮馳往諭止尋紱奏稱並無此語及紱奏報允禟患病帝命楚宗胡什禮揀選名醫用心調治至是紱以塞思黑病故奏聞　九月宗人府奏報阿其那病故先是帝命將允禩改禁宗人府旋降旨曰管理宗人府順承郡王錫保才品優長乃國家實心効力之賢王今在內廷行走差遣甚多著給與親王俸設衛官員俱照親王之數給用至是錫保以阿其那病故報聞

冬十一月命將塞思黑之妻逐回外家嚴加禁錮

五年冬十月禁錮隆科多於暢春園外隆科多以帝令宗人府除去允禩等名因囑輔國公阿布蘭私抄玉牒底本存貯家中欲留為將來對合地也帝聞之大怒革阿布蘭公爵圈禁家中調回隆科多治罪至是錫保奏隆科多罪狀凡四十一款請正法命於暢春園外附近空地造屋三間永遠禁錮子岳興阿革職玉柱發黑龍江當差　十二月禁錮將軍貝勒延信於暢春園外先是錫保奏延信罪狀二十款請斬決命與隆科多在一處圈禁因延信嘗稱允禵為人樸實阿靈阿為人儇巧又有旨詢問允禵年羹堯罪狀並不據實指報也

六年夏六月降誠親王允祉為郡王錫保奏允祉嘗在御前唱責王大臣等毫無臣禮應革爵禁錮帝曰朕惟此一兄從寬免禁為郡王其子弘晟著交宗人府嚴行鎖錮

八年夏五月革允祉王爵禁錮景山永安亭宗人府奏其於怡親王喪事舉哀後時全無悲戚之狀性情殘刻罪惡日彰應削去王爵革退宗室即行正法命從寬拘禁自是帝之兄弟及諸大臣凡為帝所猜忌者悉殄逐無遺矣

嚴禁朋黨

世宗雍正元年夏四月帝御乾清門聽政頒諭羣臣曰朋黨惡習起於明季此風至今未息爾大臣有則痛改無則永以為戒反覆數百言誥誡至切先是康熙朝廷臣見聖祖春秋高儲君在位以為紛移受奪之機僥倖窺測聖心或有所默契者在相與謀擁護冀得一當以建非常之勛而東宮屬官思所以揭誡保護太子亦復固結其團體以相抵制於是分別門戶互相傾軋時分三黨各有私人如大學士索額圖則黨於胤礽內大臣公佟國維則黨於胤禩尚書隆科多內大臣公費揚古等則皆輸誠於帝因之皇室多紛擾者數十載其後康熙四十七年廢儲命下胤禩亦得罪聖祖晚年龍諸子不肖黨派紛爭無術以善其後為之憂憤感傷至於齎恨以殁及天命有歸帝嗣立思有以解散諸人之黨援故於御門聽政之始即面諭諸王大臣諄諄以此為戒焉

二年秋七月帝製朋黨論頒賜羣臣帝即位一年餘以來剪除王黨太急致人心惶恐門戶之見日深帝憮然憂之以為欲除朋黨之源當令輿論之所是非與朝廷之所賞罰相為一致於是製朋黨論以駁宋歐陽修君子有朋之說頒示滿漢諸臣其大要謂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為人臣者義當惟知有君則其情固結而不可解而能與君同好惡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而上下交訓誡殷殷較前更為諄切

八月王大臣奏蒙恩頒賜御製朋黨論訓誡諄切臣等共矢公誠欽謹奉行帝召入問曰如王大臣等所奏未知是否眾意僉同抑或出於二三人之意見今既稱同意朕心深為慰悅但貴實心奉行不可徒託之空言也復再三勉以一德一心共臻上理諭曰又名

諸臣入。告以宗室習氣之未善。彼此視若仇讎。皆由讒邪搆釁其間。致令骨肉生嫌耳。且歷數胤礽胤禔胤禩胤禟胤䄉等之過失。謂其不識君臣大義。及從前諸臣保奏胤禩為太子之非。是役復名諸王宗室入見。訓以結黨惡習。各宜返躬自問。有則速改。無則加免。且謂吾宗室甚眾。務期和衷一體。交相策勵。以為子孫表範。 冬十一月。先是工部郎中岳周。拖欠錢糧。胤禩私為補助數千金。俾得如數完納。帝謂胤禩有意要結人心。至是諭總理王大臣等曰。胤禩存心狡詐。結黨營私。朕屢加訓誡。冀其改過自新。乃任廷諸臣。為其所愚。反謂朕過於苛刻。為其抱屈。此朕審察諸人神色而知之。一年以來。大小臣工。因其貽累者不少。乃甘受罪戾。並無悔心。似此。其黨援終無解散之日也。彼既怙惡不悛。諸臣復不省悟。用特諄諄誡諭。倘諸臣洗心滌慮。盡改前非。則其黨散勢孤矣。尋傳語九卿大臣及工部上駟院兩衙門官員等曰。廉親王有心擾亂國政。暗使銀錢。發買人心。汝工部上駟院兩衙門人等。愼勿墮其術中。為所愚弄。用是再加曉諭。汝等但於辦事效力之處。一歸於正。勿被其引誘惑亂。如無知入其黨與。朕必治以重罪。

三年。春二月。戍公爵鄂倫岱於奉天。名王大臣入。語以胤禩等私結黨援。牢不可破。若一經訊詰則國法難容。朕因欲保全骨肉。不事深求。但將其黨首鄂倫岱發遣。使之遠離京師。以免遇事生波。嗣後大小臣工。若有諂附胤禩之黨者。必置之重辟。使彼等黨援解散。無附會濟惡之人。正所以曲為保全之計也。 三月。通諭八旗。嚴禁家人結黨者。交步軍統領五城官員。凡大臣等之家人。如有嫁娶筵席。延請親友等事。令各稟明家主。然後舉行。倘有私結黨羽。約為兄弟。彼此會飲藉以鑽營請託者。即嚴拏治罪。 夏四月。驗看工部製辦阿爾泰兵器。大臣參公來保田奏所製

器械並不堅利。帝召諸王大臣入。諭之曰。朕與廉親王分屬君臣。誼屬兄弟。今觀胤禩之於朕則情如水火。勢等敵國。朕屢於諸王大臣前。降旨訓誨。視諸王大臣之意。多有以為屈抑者。何也。汝王大臣等。果能悉知其非。則其黨與自然解散矣。 五月。以隆科多年羮堯得罪革職問擬。諭大學士九卿等。凡屬二人門下。宜亟解散黨羽。洗心革面。違者。發覺之時。決以逆黨從重正法。 六月。以總督岳鍾琪、高其倬、楊宗仁、提督吳陞、魏經國。深知大義。不附邪黨。俱著加太子少保銜。總督孔毓珣、河道總督齊蘇勒。俱加兵部尚書銜。 秋七月。衍聖公孔傳鐸疏請頒賜聖諭廣訓朋黨論二書。帝優詔答之曰。先師子孫。從無趨附匪黨之事。所請二書。不必頒發。

四年。春正月。宴諸王大臣於乾清宮。諄諄告誡諸臣。毋蹈年羮堯隆科多結黨營私。致罹國法之覆轍。

夏五月。以胤禩、胤禟、胤䄉、胤禵等。與鄂倫岱、阿爾松阿、蘇努、七十、拉錫、普奇、揆敘、阿靈阿等。結為朋黨。鄂倫岱等在聖祖前。協力保舉胤禩為太子。及屢稱胤禟氣象大方。種種不法。已先後分別治罪。特曉王大臣九卿等知之。 冬十二月。發遣御史謝濟世於阿爾泰。先是田文鏡撫河南。誣劾屬吏黃振國、邵言綸、汪誠、關㟁等。直督李紱過河南。面斥文鏡有心蹂踐讀書人。文鏡密奏紱與振國同年。將結黨為被劾諸員報復。已而紱果面奏。迭復連疏糾之。帝先入文鏡言。將罪紱。而濟世露章劾文鏡貪贓不法十罪。疏中亦及振國等事。帝不懌曰。彼號能臣。朕方倚任。爾毋惑浮言誣奏。擲還其疏。濟世伏地不肯起。爭益力。帝震怒。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交鬮狀。濟世曰。文鏡之惡。中外皆知。濟世讀孔孟書。粗識大義。不忍視奸人罔上。故冒死以聞。必欲究指使者。乃獨有孔子孟子耳。尚書勵杜訥曰。是當刑訊。御史陳學海在班中。忽起走庭中。北向大言曰。與謝

其交通者我也。眾懼。然將以聞。請并誣俄傳諭徹訊。褫濟世職。從阿爾泰軍前効力。
五年。秋八月。遣工部右侍郎李紱奉天府尹蔡珽入京。下於獄。先是紱撫桂時。以清直為帝所器
重。權臣忌之。作四巡撫論。皆痛詆。以為亂政之魁。四巡撫者。滇撫楊名時。東撫陳世倌。其二則紱
與珽也。至是紱在直督署任。內廷任奉天。因謝濟世參劾田文鏡。帝謂出於紱與珽之授意。逮京
治罪。至於議斬決。妻子入辛者庫（浣衣局）財產入官。命從寬改斬監候。兩次決囚。縛二人同
至西市。兩手反接。刀置頸。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紱對曰。臣愚。雖死不知田文鏡好處。乃俱赦
還。仍羈刑部。珽立朝尤風節炳然。當帝在潛邸時。聞珽名。屢使王府行走馬爾齊哈授意珽。令往
見。珽辭之曰。珽職居學士。無往見藩王禮。後年羹堯入京。至邸謁帝。帝極贊稱珽與塞爾圖之才
可謂見解超羣觀。並告以招之不來之故。羹堯出見珽。遂語及之。且勸珽入見。珽仍堅辭如故。及
二人之得罪也。斬士宪之時。以文鏡得君。卿無敢為之緩頰者。遂困於文鏡幾死　冬十二月。詔
大將軍貝勒延信。有黨援營私之罪。已褫革監禁。因諭廷臣曰。人臣朋黨之弊。最足以害人心。亂
國政。因歷舉蘇努阿靈阿鄂倫岱等。同惡結黨之罪。謂朋黨小人。自古帝王之所必誅。聖賢之所
垂戒。唐虞之世。共工驩兜比周為黨。舜必寘之於法。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易經渙之
四曰。渙其羣。元吉。朱子謂上承九五。下無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則大善而吉。末復謂彼等比
黨之害。朕在藩邸時。知之甚悉。故臨御以來。將其朋比為奸之處。屢次宣示中外。蓋為世道人心
宗社國家計。不得不痛予懲創。嚴加誡諭。惟冀大小臣工。以此為炯戒耳。
七年。夏五月。詔科道等官。嗣後條奏事件者。如文武大臣等。輪班具奏。先是帝以科道諸臣對於

朝廷之舉動有發言之權。而中外大臣。往往要結言官。及對勅旨。議論囂然。深患之。因命科道等。於露章之外。准其密摺奏事。益欲免言官瞻顧嫌疑之私。即以去臣工植黨營私之弊也。繼又以近於密行告訐。恐言官藉以挾制把持。乃停止其密摺。令各仍用露章。由是科道等相率緘默不言。無敢有所建白。帝深滋不悅。謂以朝廷耳目之官。視國家之政治如陌路。忍心害理。莫此為甚。因手諭訓飭。令科道等痛改頹風。洗滌故習。盡讜言獻替之道。成蕩平正直之風。苟或植黨營私。辯言亂政。此倡彼和。顛倒是非。實國家之罪人。為王章所不宥云。自此令一下。而臺諫之風氣。反視前為繼耕矣。 秋七月。詔罰給事中郎尚志。御史李元直俸。因尚志密奏崇文門飯銀一事。不應漏洩於外。元直於未行密奏。輒訪他人密奏之事。而後入奏。大悖帝意。令分別罰俸。並手諭內閣。指為朋比黨援。作威作福之漸。令傳諭科道諸臣。嗣後儻有密奏之事。朕未將本人姓名發出。而本人自行漏洩。或私自存稿者。一經發覺。必嚴行訊究。從重治罪。 冬十月。諭翰詹科道等。勿蹈朋黨惡習。因引康五瑞袒護李紱。究不能掩其黨李紱蔡珽欲害田文鏡。反自害其身。為眾人炯戒。並諭諸人時時體認此旨。以期躬行實踐云。 諭科甲出身官員等。務去其黨援朋比之結習。為朝廷殫竭忠誠。秉公辦事。將見君臣上下。一德一心。治道自此而日隆。世風自此而日厚。時田文鏡不由科目出身。每因奏事。痛詆科甲中人。為不可信。帝素重其言。故有此諭。

青海及準部之用兵

世宗雍正元年。秋八月。青海羅卜藏丹津率衆內犯。命川陝總督年羹堯備兵迎擊。青海自康熙三十七年內屬中國。常資其力以捍準部。西藏之役。青海諸部長皆從征。以功晉封王公者甚衆。至羅卜藏丹津襲和碩親王爵。自以青海及西藏。舊皆和碩特屬土。而己又顧實汗嫡孫。圖復先人霸業。總長諸部。聞帝新立。欲乘機脫中國羈絆。乃誘諸部聯盟於察罕陀羅海。令各復故號。不得稱王貝勒公等號。而自號達賴渾台吉以統之。又誘使青海大喇嘛察罕諾們從己。復陰約準噶爾部長策妄阿喇布坦為後援。於是青海與準部之聯合成。而遠近游牧喇嘛二十餘萬同時騷動。惟丹津之同族郡王額爾得尼及親王察罕丹津不從。先後挈衆內奔。丹津率兵追之。帝聞。命青海理事大臣侍郎常壽傳諭丹津。令罷兵。丹津不奉詔。反誣額爾得尼等謀據西藏。因諸部不服。將率衆與決勝負。至是已渡黃河。廷議調西寧兵。於其渡河時。邀擊之於渡口。故有是命。

冬十月。命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駐西寧。相機進勦羅卜藏丹津。以四川提督岳鍾琪參贊軍務。丹津以沙拉圖為根據地。遣兵分窺西寧附近堡驛。先後誘執侍郎常壽。筆帖式多爾濟。幽之堪布廟中。羹堯既奉詔督師。乃分兵北扼布隆吉河（疏勒河）防其內犯。南守巴塘裏塘等地。斷其入藏之路。又請勅靖逆將軍富寧安調都統穆森。吐魯番駐防副將軍阿喇衲。分屯吐魯番及噶斯湖。絕其與準部之交通。而令鍾琪自松潘至西寧。沿途防堵。於是丹津屢次遣兵分寇西寧。皆敗去。時多爾濟已不屈死。丹津送常壽歸。而上表請和。帝不許。

二年。春二月。奮威將軍岳鍾琪。率師直抵青海之沙拉圖。羅卜藏丹津逃。擒其家屬。青海平。先是帝知丹津窮蹙。益趣羹堯進兵。羹堯請於四月草生時。由西寧松潘甘州布隆吉河分四路進攻。鍾琪則以分攻非策。願乘青草未生時。兼程進以擣其不備。廷議壯之。授鍾琪奮威將軍。專任西征事。鍾琪遂以是月初八日出師。由布爾哈屯越沙拉圖。沿途殲敵哨探。直抵其帳。敵始知兵至。倉皇跳潰。丹津衣番婦服夜遁。其母阿爾太喀屯及其妹夫克勒克濟農藏巴吉查並八台吉等。悉就俘。降者數萬。自出兵至此。前後僅十五日。帝大悅。詔封鍾琪三等公。羹堯及其父遐齡。均一等公。晉太傅。青海悉定。

七年。春三月。以內大臣公傅爾丹為靖邊大將軍。出北路。川陝總督公岳鍾琪為寧遠大將軍。出西路。征準噶爾。初羅卜藏丹津往投準噶爾。策妄阿喇布坦。朝廷屢遣使索之。不奉詔。時西北兩路之師已撤。雍正五年冬。策妄阿喇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立。帝欲乘喪討之。大學士朱軾。都御史沈近思。皆以時未至。惟大學士張廷玉主用兵。時傅爾丹襲爵為領侍衛內大臣。以容儀修偉。膺為帥。至是築大將壇。率師五萬行。諸蒙古藩臣皆執靮以從。都統達福力諫。帝曰。策逆已死。噶逆新立。何云不可。達福曰。策逆雖死。老臣固在。噶逆親賢。諸酋長皆感其先德。分為捍衛。我以千里轉餉之勞。攻彼効死之衆。臣未見其可。況溽暑未易興師乎。廷玉曰。六月興師。載諸小雅。君未知耶。達福爭愈力。帝曰。然則命汝副傅爾丹行。尚敢辭耶。遂出師。命達福從征。

八年。夏五月。詔岳鍾琪傅爾丹回京。命侍郎杭奕祿衆佛保偕準噶爾使臣特磊前往議和。先是雍正七年十月。鍾琪師抵闊賴大板。斥堠遇策零遣特磊至。詭稱已解送羅卜藏丹津前來。以聞

出師而止。至是復遣特磊至京。請朝廷赦其已往。當以丹津獻。帝信之。命暫緩進兵。遣杭奕祿等偕特磊往議。且詔兩大將軍回京。而以副將軍巴賽提督紀成斌分攝兩路軍事。 冬十二月。準噶爾兵犯西路闊舍圖卡倫。刦牧場。總兵官樊廷等擊退之。初。岳鍾琪奉召入覲。紀成斌既權西路軍務。命副參領查廩領卒萬人。牧駝馬。廩以偏裨僅五十人牧放。己率眾避寒山谷間。置酒高會為樂。寇夾乘不備。越卡倫。縱掠駝馬。廩棄軍走。總兵曹勷聞警。率兵往救。敗績。總兵官樊廷率副將冶大雄等。以兵二千。轉戰七晝夜。救出卡倫守兵。會合總兵官張元佐等。擊殺敵兵無算。駝馬牲畜悉奪回。廩見成斌。委罪於勷。成斌哂之曰。滿洲人之勇固如是乎。收廩將斬之。而鍾琪自京回。鸞成斌告其故。鍾琪驚曰。君今族矣。滿洲為國舊人。吾儕豈可與抗。以千其怒耶。解廩縛。以善言撫之。而委罪於勷。斬以徇。廩反恨鍾琪。刺骫後總督查郎阿閱邊。故廩戚也。入廩言。劾鍾琪。逮獄論死。斬成斌於軍。廩竟得免。

九年。夏六月。傅爾丹敗績於和通泊。副將軍巴賽等戰死。策零遣大策零敦多布。以兵三萬犯北路。先遣諜至科布多。佯為我獲。詭言準部連年與可薩克交戰。駝馬羸弱。可襲而破。此時大隊未至。其前隊千餘。駝馬二萬。在博克託嶺。距此三日程。傅爾丹欲進師。副都統定壽海壽侍郎永國等力諫。傅爾丹艴然曰。國家所以無敵者。以武臣不畏死耳。君等安可蹈漢兒弱習哉。命整軍以進。主事何溥扣馬諫。傅爾丹曰。最爾漢儒。安識兵事。以鞭抶其手而去。翌日。前軍至和通淖爾。(譯言大澤) 聞胡笳遠作。氊裘四合。如黑雲。遂為敵軍所圍。傅爾丹眾後軍往援前鋒四千。悉戰殁。直犯中軍。傅爾丹命蒙古兵禦之。科爾沁蒙古偃紅旗。首遁。土默特蒙古奮身入敵

噶眾見白旗謂索倫兵敗駭曰白旗兵陷敵矣諸軍遂大潰終夜甲仗聲不絕傅爾丹舉止失措惟撫馭滿洲士卒曰慎勿墮家聲也於是自副將軍巴賽查弼納以下蘇圖馬爾齊西彌賴海蘭戴豪等先後戰死及自殺者凡十餘人定壽海壽永國何溥達福與焉皆一時將帥之選也得還科布多者僅二千人敵獲塔爾岱以皮纏穿其脛盛以皮囊載諸馬後從容唱胡歌遊科爾沁王匿佳侍中泡以鉅金賂傅爾丹傅爾丹受賄反謂土默特兵先敗收公沙律斬之士卒皆怨敗報聞帝大慟曰悔不聽達福言詔以大學士馬爾賽為撫遠大將軍屯歸化城降傅爾丹振武將軍而以順承郡王錫保代之移科布多營於察罕廋爾初岳鍾琪赴傅爾丹穹廬中會議進兵見四壁刀槊森列問何所用傅爾丹曰此吾所素習懸以勵眾鍾琪出語人曰為大將者不恃謀而恃勇亡無日矣至是如所料

十年秋八月和碩親王額駙策凌大破準兵於尼爾得尼昭準將小策零敦多布西遁策凌為元裔自幼侍內廷尚公主尋攜屬歸塔米爾河累從征漠北有功雍正九年九月噶爾丹策零既敗傅爾丹於和通泊乘勝東犯喀爾喀取道阿爾泰山南入策凌迎擊於鄂登楚勒河大破其眾是年七月策零遣其將小策零來犯尼得爾河錫保檄策凌與諸木傅圖策凌既西策零乃突襲其帳於塔米爾河掠其子女牲畜策凌聞警即回師馳救並請錫保發兵夾攻至是大破小策零之眾於尼爾得尼昭(光顯寺)敵三萬幾盡殲而錫保之援兵不至小策零得從推河遁去策凌急檄馬爾賽於拜達里克河邀擊之馬爾賽閉關不出曰吾奉命屯戍於此未奉退賊之命也軍士登城望見敵騎過者紛雜不復成行列請開城迎擊其副師都統李杖以鞭揮眾曰敢開門越

者斬。諸將益懾。裨將傅鼐慷慨言曰。相公奉命遏敵歸路。今寇突至此。奈何任其颺去。率本部斬關出擊。斬千計。而小策零已從前隊過。事聞。斬馬爾賽及李杕以徇。奪錫保王爵。

十二年。秋八月。降旨罷征準噶爾。遣侍郎傅鼐學士阿克敦前往議和。策零自尼爾得尼昭大創之後。稍稍徙去。兩路將軍陳師邊境。欲誘之使來。以便邀擊。而策零持重。究不至。至是經略鄂爾泰出巡阿克蘇。歸言準部未可猝滅。擾攘中華無益。遂降旨罷兵。北路撤歸鄂爾坤河。西路撤歸哈密巴里坤。遣傅鼐等往準噶爾商議清畫疆界事。計自康熙五十六年備邊以來。糜餉七千餘萬。勞師十六七載。至是始克有平和之希望。然至乾隆年間。又乘準部之內亂。而遠征軍紛紛出發矣。

俄訂尼布楚條約及增訂市約

世宗雍正四年。春正月。遣革職吏部尚書公隆科多等。往楚庫拜姓地方辦理俄羅斯疆界事務。自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尼布楚條約締結以後。中俄邊境之紛議漸泯。未幾。喀爾喀三汗內附。其一切主權皆操之中國。俄人於喀爾喀土謝圖部之貿易。轉而與中國政府為交涉。於是中俄互市之問題以起。迨五十八年。俄帝彼得第一。遣使臣義斯麻伊兒及蘭給來請改訂商約。當呈遞國書時。政府惟與俄使齗齗爭覲見禮節。強使之行九叩首禮。謂外使至華。當從華俗。而於其所請。則置之不答。俄使亦屈從之。既察知中國無議約意。義斯麻伊兒遂徒手返國。留蘭給居京師以徐商改約事。然久之仍不得達其目的。及雍正三年。彼得崩。女帝加他鄰第一立。以是歲遣使拉克青斯奇來申前請。且欲會議喀爾喀與西伯利亞之疆界。帝許之。至是聞其使薩瓦將蒞楚庫拜姓地方。特命隆科多前往。會同喀爾喀郡王額駙策凌貝勒博貝散秩大臣伯四格。護軍統領喀爾吉善辦理阿爾泰界務事。旋即赴楚庫拜姓。會同俄使議定邊界。

五年。夏六月。命吏部侍郎圖理琛。會同郡王額駙策凌內大臣伯四格等。往定喀爾喀與俄羅斯邊界。時隆科多以私抄玉牒事。拏問回京。特改派圖理琛往代。　秋八月。議約使策凌等與俄羅斯公使薩瓦會議於後貝加爾洲地方。各遣員審定邊界。約成。共十一條。所謂恰克圖條約者也。亦稱布拉條約。其要者如下。（一）兩國邊吏。當互查彼此逃人。捕送本國。但逃亡在和約締結以前者勿論。（二）以恰克圖為兩國通商之地。自額爾古納河岸至齊克泰奇蘭。以楚庫河為界。

自此以西以博木沙畢鼐為界。各立界標誌之。（三）以烏特河地方為兩國中立地。彼此不得侵佔。（四）俄國商人得三年一至北京貿易。但人數以二百名為限。留京不得過八十日。往來當由官定之路徑。不得迂道他往。違者沒收貨物。（五）京師俄羅斯館。聽嗣後俄人來京者居住。俄公使欲於京師建會堂。中國當予以補助。聽俄國教徒居住。教徒得依本國例規。於堂內誦經禮拜。（六）遞送公文者。來往當由恰克圖。（七）兩國邊界。各置頭目。秉公辦理一切。此條約得兩國政府批准後。兩國文書往復。均不以皇帝之名。中國以理藩院。俄國以薩那特衙門彼此貿易及國交之端緒。遂日漸繁密矣。

六年。秋八月。革吏部侍郎圖理琛職。因追議前定界時。與俄使吗啵謝天並立木牌於定界邊所旋焚之。又擅納俄國貿易人入界。遂逮治。

七年。春三月。以革職倉場侍郎托時。賞加侍郎銜。出使俄羅斯。時議討準噶爾。恐俄人干涉之。特遣托時往聘。請其嚴守中立。

八年。春二月。復遣侍郎托時。往使俄羅斯。時以俄女帝安那宜萬新立。往賀即位也。

九年。夏四月。復遣侍郎托時。出使俄羅斯。時方用兵準噶爾。而伊犁密邇俄疆。恐其為準部後援故藉外交政策以款之。

高宗乾隆五十七年。春正月。庫倫辦事大臣松筠。普福。會同喀爾喀貝子遜都布多爾濟。與俄羅斯公使色勒裴特。增訂恰克圖互市約五條。自雍正五年。與俄訂恰克圖條約成立後。內地商民往恰克圖及庫倫貿易者日衆。其出口貨。以烟草。茶葉。緞布為大宗。至乾隆二年。以監督俄羅斯

館御史赫慶之請停止俄人於北京之貿易令統歸恰克圖命土謝圖親王台吉等董治其事二十七年特設庫倫辦事大臣二人理邊務一由在京滿蒙大臣內簡放一由外蒙札薩克內特派先是恰克圖貿易兩國均不榷稅於是恰克圖地方百貨雲集市肆喧闐漠北荒涼之區一變而為繁富之域未幾俄人漸渝禁約私收貨稅兩國邊民又時有偷竊馬匹之事其數不可稽俄人移文責償必浮報其數帝厭之乃於二十九年閉恰克圖不與通市而辦事大臣等輒乘間舞弊私與交易朝廷震怒於三十年削土謝圖郡王桑齊多濟爵誅大臣丑達屬行閉關之令及三十三年庫倫大臣慶桂以俄羅斯悔罪請開市入告遂貿易如初後四十四年俄邊吏庇護罪犯不予會審大臣索林奏請查辦復閉關逾年事始解而五十年又以俄屬布哩雅特種人烏呼勒咱等入邊行劫奉旨絕市至是松筠等以俄羅斯恭順乞恩入請乃復與增訂市約五條在恰克圖市圈（買賣城）互換（一）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無利益大皇帝普愛眾生不忍爾國小民困苦又因爾薩那特衙門籲請是以允行若復失和罔再希冀開市（二）中國與爾國貨物原係兩國商人自行定價爾國商人應由爾國嚴加管束彼此貨物交易後各令不爽約期即時歸結勿令負欠致啟爭端（三）今爾國守邊官皆恭順知禮我游牧官屢相稱好爾從前守邊官皆能如此又何致兩次妄行失和以致絕市乎嗣後爾守邊官當慎選賢能與我游牧官遜順相接（四）恰克圖以西十數卡倫爾之布哩雅特哈哩雅特不法故致有烏呼勒咱之事今爾國當嚴加禁約杜其盜竊（五）此次通市一切仍照舊章已頒行爾薩那特衙門矣兩邊民人交涉事件如盜賊人命各就近查驗緝獲罪犯會同邊界官員審訊明確後本處屬下人由本處治

罪爾處屬下之由爾處治罪各行文知照示衆。其盜竊之物。或一倍或幾倍罰賠一切皆照舊例辦理。夏四月。復開恰克圖市。時俄人以閉關七年之故損失不少。急欲回復市利故此次交涉。極臻平和。而大臣松筠等則以俄羅斯人感激皇仁倍申誠敬等語列款具奏帝亦以前次西藏與廓爾哈因貿易上事件啟釁搆兵數載。特訓諭筠等引此為戒約束商民嚴禁欺詐。免啟爭端又飭理藩院改良外交文書。務主公誠信義。自是兩國商民互市不絕焉。

乾隆極盛

高宗乾隆元年，春正月，詔撤西北兩路兵。停京師及各省捐納事例。夏四月，命保舉賢良方正。六月，逮四川巡撫王士俊下獄。初，世宗朝，政令繁苛，專事刻覈，中外為之騷然。帝即位，欲拯其弊，而矯枉過正，因寬成玩，諸事廢弛。士俊密摺痛陳其害，略謂近日條陳，惟在翻駁前案，甚則對衆揚言，有止須將先帝時事翻案，即係好條陳之說，傳之天下。甚駭聽聞。帝覽疏震怒，命逮士俊來京，交法司嚴審，嗣定為斬監候。然自是用法日趨於繁密，屢興大獄，其為閭閻之擾累，反視雍正中有過之無不及矣。

二年，夏四月，以旱，命刑部察獄。出傅爾丹陳泰岳鍾琪於獄。五月，准新進士條奏地方利弊。秋七月，永定河決。閏九月，濬直隸淶水縣拒馬河。

三年，春三月，以旱，命刑部察獄。夏四月，以旱求言。五月，定各省水旱災五分即蠲免例。秋七月，江南蝗災。冬十一月，寧夏地震，水湧，新渠寶豐縣治沈沒。

四年，春三月，大學士嵇曾筠卒。曾筠治水，用引河殺險之法，前後於河工塘工咸能底績，至是卒。命與前河臣靳輔齊蘇勒一體祠祀，予謚文敏。夏四月，以旱，申命求言，清獄。飭直隸江南捕蝗。冬十二月，圈禁理親王弘晳於景山東菓園。因宗人府福寧首告弘晳聽安泰邪術，大逆不道也。安泰亦坐絞。

五年，春二月，命直隸山東山西湖南廣東等省招商採煤。夏五月，以旱，命清獄。秋七月，禁私

傳旗地。冬十一月，重輯律例及一統志成。

六年，春三月，賜提督鄂善自盡。因御史仲永檀疏劾其受賄，親訊得實也。擢永檀為僉都。秋七月，命北省勸民私開溝洫。殺山西學政喀爾欽，以賄賣生童、縱僕營私、違禁漁色等罪，伏法。冬十一月，尚書徐元夢卒，予謚文定。元夢初以不附明珠，幾為搆死。十二月，大學士張廷玉請解部務，不許。先是都御史劉統勳疏言外間輿論，動云桐城張姚兩姓占卻半部搢紳，請加裁抑。又尚書公訥親兼差太多，宜並予減省。帝以疏示廷臣，廷玉因奏辭兼部，帝不允，從二人晚節不終，一如統勳言。

七年，春正月，彗星見。二月，定選拔為十二年一次例，因以前六年一舉為期太近也。三月，命舉直臣以備臺諫之選。夏四月，停文武鄉會互試例。

八年，春二月，命保舉堪任河工人員。夏四月，纂修醫宗金鑑成。六月，以旱申命求言。冬十一月，彗星見。令新選州縣官驗看時，摘問律例數條，令其條對，與履歷並呈，著為例。十二月，飭直省撲除蝻孽。

九年，春正月，命大學士訥親查閱河南、山東、江南營伍，並勘驗河工海塘。夏四月，以旱命察獄。五月，命大學士劉於義往保定，會同高斌籌畫直隸水利事。冬十二月，命各省錢穀刑名，年終彙冊報部。

十年，春正月，命會試改期三月，永為例。夏四月，申諭各省釐正文體。以旱命察獄。允開貴州大定府畢節縣屬赤水河，從督臣張廣泗請也。由遵義府直達四川重慶府，往來稱便。五月，

停江南河工捐例。秋九月。禁用非法刑具。冬十月。命四川嚴查嘓匪。十二月。允開雲南金沙江上游之蜈蚣嶺等灘。從督臣張允隨請也。

十一年。春三月。丁卯朔日食。命密保堪勝尚侍督撫人員。四川瞻對土酋班滾作亂。遣內大臣班第等三等。前赴軍營。閏月。律呂正義後編及重修明通鑑綱目書成。夏六月。江南雨雹。慶復奏。會同班第等攻破瞻對之了魯泥日寨。班滾及寨目姜錯太等俱燒斃報聞。冬十二月。命十年一修玉牒。

十二年。春正月。命慶復查閱甘肅營伍。尋召入為武英殿大學士。三月。命保選堪勝道府人員。夏五月。定督撫養廉銀兩。秋七月。乙丑朔日食。東南濱海暴風海嘯。

十三年。夏五月。禁福建商民入天主教。秋七月。殺浙江巡撫常安。因督臣喀爾吉善劾其貪婪。諭賞論絞。閏月。殺湖廣總督塞楞額。知府金文醇。革江南總河周學健湖廣巡撫彭樹葵楊錫紱職。罰修直隸城工。皆坐皇后喪中剃頭也。刑部尚書盛安。因議文醇罪案從輕論死。秋九月。諭國朝寶璽朕依次排定其數二十有五。印文向兼滿漢。內青玉寶係清字篆文。乃太宗時所貽。自是以上四寶。均世代相承。傳為世寶。不宜輕易。其檀香以下二十一寶。從新定清字篆體改鐫。冬十一月。諭各處本章。概改用題本。

十四年。秋八月。定歲科考生童默寫經書例。從山西學政德保請也。

十五年。夏五月。癸丑。月食。命臣工直陳闕失。

十六年。夏五月。丁酉朔日食。停止知縣三年行取例。冬十二月。禁苗人充補額兵。

十八年。秋八月。銅山縣隄決。毀貽誤工程之同知李燵、守備張𥫗。

二十年。春二月。乙巳朔日食。夏六月。南方淫雨。天氣寒如冬。秋七月。蝝生。棉穀不實。冬十二月。地震。

二十一年。秋七月。定革職人員。概准捐復例。

二十二年。春正月。改會試二場表文。為五言八韻唐律一首。夏四月。戊內監于榮煥於黑龍江。因倚勢在街市中。戲侮巡檢張若瀛。若瀛按法懲治。事聞。命遣戍。秋九月。賜雲貴總督恒文自盡。坐令屬員買金。短發金價。及縱容家丁勒索門包也。冬十一月。殺山西布政使蔣洲。坐虧帑也。十二月。命保舉堪管專閫人員。准呂宋船於廈門貿易。

二十三年。夏四月。諭鄉會試第一場四書文後。增性理論一道。從言官吳龍見請也。冬十二月。癸丑朔日食。(至八分之多)丁卯望月食。

二十四年。春三月。彗星見南方。月餘乃滅。夏四月。以旱命清獄。准臣工言利弊。

二十五年。夏五月。甲辰朔日食。

二十六年。春正月。紫光閣落成。賜大學士公傅恒以下功臣五十人畫像。夏五月。弛貴州民苗結婚禁。秋七月。命減緩三次以上人犯罪。

二十七年。秋八月。諭督撫同省。不得交布政使攝篆著為例。九月。庚申朔日食。

二十八年。秋七月。松江府境暴風三日夜不息。禾盡偃。諸縣田顆粒無收。府署白日被劫。巡撫洪之傑諱災不告。反取句容縣青苗一束。繪嘉禾圖上獻。詔書責其宣示中外。九月。乙卯朔日食。

三十年。春三月。甘肅地震。 秋七月。甘肅地再震。 九月。命各省書院山長六年後著有成效者量予議敘。改山長稱為院長。 冬十月。定舉人大挑例。除新科外。直扣一科。其見任教職者。不得與挑。

三十一年。冬十月。命問擬發遣人犯越獄。即行正法。 冬十二月。命[illegible]成

三十二年。夏四月。命各省大計。藩臬兩司由督撫出考

三十三年。春正月。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成。 秋九月。民間有人偷剪髮辮。始於江浙。蔓延直隸山東等省。命以各督撫緝捕不力。高晉明德彰寶馮鈐熊學鵬永德等俱交部嚴議。 冬十二月。臺灣民黃教作亂。官兵追捕殲

三十四年。夏四月。臺灣黃教就擒。前總兵王巍以措置乖方伏法。 五月。壬午朔。日食。 秋七月。彗星見。 東南大風災。臨海居民死者數萬。 冬十月。彗星復見。

三十五年。春二月。殺貴州巡撫良卿。以徇法婪贓故也。 夏五月。以旱命清獄。 閏月。命侍郎裘曰修赴薊州寶坻一帶捕蝗。尋以督捕不力。革職。

三十六年。夏四月。以旱命清獄。 大學士尹繼善卒。予諡文端。繼善四督兩江。前後三十餘年。頗以汲引人才為務。

三十九年。春正月。命定聚眾結盟罪。 夏四月。以旱命清獄。 秋七月。殺內監高雲從。以交通閣臣于敏中也。敏中交部嚴議。 八月。壬午朔。日食。 江南老壩口河溢。 九月。江南地震。 山東兗州民王倫作亂。討平之。 冬十月。諭秋審情實人犯經十次未勾。改入緩決。著為令。 命各省

行保甲法。

四十年。夏五月。以旱。命禮部祈雨。　秋八月。丙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甲辰朔。日食。

四十一年。春二月。命勘丈寧夏廢地。聽民墾種。　夏四月。湖北沔陽州隄潰。

四十三年。夏四月。京師河南旱。　閏六月。河南祥符縣河溢。　秋九月。殺鄒縣生員金從善。帝自盛京回鑾。從善於道旁呈遞條陳四事。首請建儲。帝惡之。命棄於市。

四十四年。夏六月。直隸漳河滏河沙河。同時漫口。　秋七月。寧壽宮成。

四十五年。春二月。諭令兩金川番眾薙髮。　夏五月。正陽門城樓災。　六月。江南睢陽縣郭家渡隄決。　秋七月。永定河東蔡家莊東省汶河張家油房等處河決。　冬十二月。命陳輝祖會同大學士公阿桂往浙塘。籌畫塘工事。

四十六年。春三月。甘肅回人蘇四十三等作亂。戕知府楊士璣。副將新柱。進據河州。命阿桂由河南馳往勦辦。回人因爭立新教。殺傷舊教回人。總督勒爾錦。檄士璣等前往查辦。行至河州白莊子。遇回眾千餘。鬨之。是夜士璣等被害。　夏四月。西寧鎮總兵貢楚達爾等。收復河州。蘇四十三等竄踞蘭州城外山梁。　閏五月。熱河志成。　六月。邳睢黃河南岸魏家莊漫口。　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等。攻破回眾。斬蘇四十三等於陣。餘眾退據華林寺。　六月。海蘭察等攻破華林寺。回眾悉殲。　萬錦灘隄潰。　秋七月。陝甘總督勒爾錦。巡撫王亶望。王廷贊等。以捏災冒賑侵蝕監捐。伏法。停止陝甘新捐監例。　八月。四川國匪槍劫梁山墊江等縣。捕斬胡範年等五十一人。總督文綬。以辦理不力革職。遣戍伊犁。調福康安為四川總督。　九月。江蘇沛縣河溢。　冬十月。

定滿洲駐防兵年老退休回京就養例。

四十七年。春正月。命江蘇查禁馬槍。　四庫全書告成。命續繕三分。分度揚州文滙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　夏四月。改譯遼金元三史告成。　秋八月。己卯望月食。　冬十月。賜浙閩總督陳輝祖自盡。以查抄王亶望家產。抽換玉器字畫故也。藩司國棟等均以扶同徇隱議斬監候。

四十八年。夏六月。體仁閣災。　秋七月。命各省大挑分發舉人。以知縣佐貳分別補用。　冬十月。命黃河沿隄植柳。申禁近隄取土。　命編古今儲貳金鑑。　命編貳臣傳逆臣傳。以明降臣劉良臣等百二十餘人為貳臣。吳三桂等二十餘人為逆臣。

四十九年。夏四月。准各省試用人員補期尚遠者。呈明回籍。俟到班時。仍回原省補用。　諭綠營告休人員。曾臨陣受傷者。准食全俸。著為令。　甘肅新教回人田五等。以謀興新教。聚衆滋事。命李侍堯剛塔勦之。　五月。李侍堯奏賊首田五擒斃。餘衆竄馬家堡。帝責其辦理未臻妥協。命革職。令大學士阿桂。尚書福康安。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等。馳往勦辦。　秋七月。甲寅朔日食。　賜江西巡撫郝碩自盡。因勒派屬員餽送銀兩也。　河源紀略成。　逆回張文慶馬四娃李可魁等就擒伏誅。回亂肅清。阿桂等敘賞有差。　八月。辟雍成。　河南睢州河溢。　冬十一月。命各省服官人員距原籍五百里者迴避。　逮李侍堯剛塔治罪。尋命侍堯斬監候。剛塔戍伊犁。

五十年。春正月。以五十年國慶頒詔天下覃恩有差。　賜千叟宴自王大臣至蒙古貝勒貝子公台吉額駙回部番部朝鮮國使臣暨士商兵民等。年六十以上者。凡三千人。　二月。詣文廟釋奠。臨辟雍講學。　夏四月。甘肅地震。　六月。湖南巡撫陸燿卒。燿事母孝。居官有清德。撫湖南一年

丙辛。所著有甘薯錄至今備荒者賴之　冬十二月。續修一統志及遼金元三史國語解成。
五十一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　三月。諭原任大學士徐本高斌將軍伊勒圖總督方觀承薩載俱著入祀賢良祠。　秋七月。伊犁地震。　山安清江淮關一帶河決。　兩廣總督富勒渾以縱容家丁舞弊革職治罪。尋擬斬候。　冬十二月。命整飭海地營防。
五十二年。夏五月湖南鳳凰廳屬苗補廠苗人石滿宜等滋事。總兵伊德㑹討平之　定滿洲蒙古繙譯鄉會試五年舉行一次例。　六月。東睢州下汎十三堡河溢。　秋八月。江南周家溝等處河溢。　冬十一月。諭嗣後葉爾羌和闐每年春季停止採玉。秋季仍令採運。著為令。　十二月。停鄉會試分經中式例。每科以一經命題。將五經輪流分試。
五十三年。夏四月。以旱。命減徒以下罪。　五月。壬戌朔日食。　諭川省向有棍徒糾夥搶劫。名為啯嚕。歷經降旨嚴拏。兇犯該省奏摺。率寫嘓匪字樣。但嘓字聲音與國字相近。嗣後遇有此等案件。俱著改為啯嚕匪犯。　秋七月。荊江隄決。府城被水衝淹。　九月。禁各省私立班館私置刑具。
五十四年。夏六月。禁州縣濫用非刑。　冬十月。癸丑朔月食。　命舉行順天舉人覆試。
五十五年。春正月。以八旬萬壽頒詔天下。　夏六月。王平莊壩決二百八十餘丈。永城宿州靈璧等處田廬被淹。
五十六年。春三月。命濬直隸永定河支河。及山東馬頰河。　六月。申諭各省呈控重案。著督撫親提審辦。著為令。
五十七年。夏四月。以旱。命減徒以下罪。　五月。諭各省呈控重案。督撫親提審辦。著為令。　冬十

二月。頒御製十全記於西藏。布達拉山聖祖平藏碑旁豎立。帝以臨御以來兩定金川。兩定伊犁。一定回部。一入緬甸。一定臺灣。一服安南。兩降廓爾喀。自謂有十全武功。製十全記。豎碑建亭。以志武成。十告自稱十全老人。

五十八年。春二月。東南濱海各省河水生蟲。色赤。狀如蜈蚣。長三四寸。俗稱蒜姑見。秋七月。以旱。命減徒以下罪。冬十一月。以入冬無雪。命將緩決三次人犯。分別減等。十二月。有聲如雷。光如電。自箕分至輿鬼而滅。蓋即天狗云。

五十九年。夏五月。直隸山東旱。臺灣民周全作亂。尋捕平之。六月。申禁小錢。有砂板鵝眼等名目。一律嚴禁。秋七月。永定河溢。命減徒以下罪。東南濱海大風。海嘯。冬十月。停止鄉試殿試。

六十年。春正月。甲申朔日食。戊戌望月食。夏六月。以旱。命減徒以下罪。命閩浙兩省會緝洋盜。秋九月。諭立皇十五子嘉親王顒琰為皇太子。以明年為嗣皇帝嘉慶元年。冬十二月。遣官祭告天地社稷宗廟奉先殿。以來歲丙辰元日。傳位太子故也。

增加兵額

高宗乾隆三年。增設八旗養育兵額。初八旗兵額數二十五萬。入關既久。餘丁蕃多。其不得充伍之閒散滿人。至有窘迫不能養其妻孥者。世宗憫然憂之。亟欲為謀生計。無長策。欲增編佐領。則正餉不敷。因議設八旗養育兵。給予錢糧。俾得養贍。於雍正二年。選旗下滿洲蒙古漢軍共四千八百人。為教養兵。滿蒙每人月給三兩錢糧。每年共需銀十七萬二千八百兩。每旗滿洲蒙古漢軍共六百名。內滿洲每旗四百六十名。蒙古六十名。漢軍八十名。其漢軍之八十名。今為步兵。食二兩錢糧。就此錢糧數內通融料理。可多得四十名。漢軍每旗選百二十名。此所設教養兵。皆於佐領下計數選取。至是復定滿洲蒙古各旗原設養育兵。每二名出缺。作為三名。照漢軍例。各給銀二兩。滿洲蒙古旗。每佐領下。增足養育兵十名。漢軍旗每佐領下。增足六名。

四年。設荊州駐防養育兵四十名。

六年。增殺虎口至綏遠城兵額。

七年。增設荊州駐防養育兵四百名。

十年。設江寧駐防養育兵四百名。

十八年。復定養育兵每三名出缺。作為四名。再恩賞一名。各改給銀一兩五錢。併於原養育兵一萬五千一百二十四名外。勻出缺五千四十四。其恩賞缺五千四十四。共二萬五千二百十二名食銀四十五萬三千八百十六兩。

二十九年。設綏遠城駐防養育兵四百名。復定滿洲蒙古之養育兵。二萬三百十五名。每年增食米一萬六千一百石有奇。

三十一年。增設伊犁駐防養育兵二百四十六名。

三十二年。增設成都駐防養育兵一百四十四名。

三十八年。增設烏魯木齊駐防養育兵二百八十名。

三十九年。增設杭州駐防養育兵一百二十八名。

四十四年。增設土魯番駐防養育兵四十八名。

四十七年。增添綠營兵額。先是各直省七十一鎮之中。綠營兵數雖名為六十四萬。而兵有缺額常六七萬。至乾隆四十六年。增兵之議案決。武職坐糧馬乾。另行添設養廉。公費賞卹。另行開銷正項。所有空名。悉令挑補實額。直隸省增實兵四千七百七十名。山東省增實兵一千五百八十一名。山西省增實兵二千五百九十五名。河南省增實兵九百七十九名。江南省增實兵五千十一名。江西省增實兵一千五百八十七名。福建省增實兵四千七百五十六名。浙江省增實兵三千三十九名。湖北省增實兵二千三百八十名。湖南省增實兵二千五百八十八名。四川省增實兵四千二百七十四名。陝西甘肅二省增實兵一萬二千七百三十名。廣東省增實兵五千七百七十四名。廣西省增實兵二千三百三十四名。雲南省增實兵五千四百六十名。貴州省增實兵五千二百八十四名。於是舉康雍以來綠營兵額之不足者。悉數挑補。一舉而添兵六萬有奇。然歲添新餉幾三百萬焉。（綠營舊制馬兵月餉二兩步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

仁宗嘉慶四年。命各省督撫提鎮。召募新兵。補實軍額。自苗教軍興以來徵調各省營兵。開赴前敵。其在軍中死喪逃亡者甚衆。帝恐將來事定歸伍時不敷各省原定兵數。因諭令各省督撫提鎮。召募新兵。除河南陝西四川雲南等兵較多。所缺無幾。毋庸議外。其餘各省。著照派出征兵現缺之數。酌量召募。直隸山東應先補十分之五。山西甘肅廣東應先補十分之四。江西廣西應先補十分之三。貴州應先補十分之七。

九年。借給寧陝及陝安等處新兵地價銀兩。自逆教會之後。以滿漢額兵徵發不便之故。臨時廣募鄉勇。以佐戰守。謂之新兵。復增置郡縣營汛。即以新兵撥補。各地增設之兵額。湖北置襄陽提督一。鄖陽總兵道員各一。計增兵三千五百。陝西置五郎總兵一。改稱寧陝鎮。餘如陝安鎮營漢中協營。併陽平關寧羌略陽等處。增兵共八千六百一十七。四川置綏定府（以達州升）副將一。餘如保定夔州所屬要害地。各設守備。共增兵千。就中寧陝及陝安等處新兵。因地險糧貴。皆須一律置買地畝。自行開墾。俾裕生計。而勤訓練。每名借與地價銀十兩。共八萬六千一百七十兩。於是并地丁項下借支。在於節省馬乾項下分年扣還。至十五年冬季全數歸款。

十年。增設滿洲蒙古八旗養育兵二千二百五十名。帝以八旗生齒日繁。生計不免拮据。諭令將五營馬兵。以若干缺歸入滿洲蒙古八旗閒散人等分別挑充。令都統以下各官悉心妥議。繼思旗籍子弟。與綠營兵士一體當差。未免有玷身分。著將左馬撥出二千匹。交與張家口牧放。計每月可省馬乾銀五千兩。於八旗滿洲蒙古閒散內。每旗滿洲額增養育兵二百名。蒙古額增養育兵五十名。八旗共增養育兵二千名。又因每月節省馬乾銀五千兩。按照每兵每月給餉銀一兩五

錢。共可得三千三百三十分。合較八旗滿洲蒙古佐領數目。於滿洲八旗每佐領下。增設養育兵四名。共二千七百十八名。蒙古八旗每佐領下。增設養育兵三名。共六百十二名。

十一年。增設京師八旗滿洲蒙古及各營養育兵四千三百九十六名。先是諭以八旗戶口加增。自應再籌辦理。著閣臣部臣都統等妥議。及復奏稱統俟河工辦竣時。籌出可備生息支用閒欵銀內。再行奏明辦理。而帝以旗人生齒日繁。當急思籌謀保聚之道。著於廣儲司撥銀十萬兩。造辦處撥銀十萬兩。戶部籌撥銀五十萬兩。共七十萬兩。交商生息。增添養育兵。八旗每佐領下四名。其半分佐領下二名。蒙古每佐領下三名。圓明園護軍營內外火器營。各三百名。健銳營一百五十名。八旗滿洲蒙古及各營。共增設養育兵四千七十二名。又內務府三旗每佐領下。增設養育兵四名。圓明園內府三旗六十名。共增包衣三旗養育兵三百二十四名。

二十年。令青州駐防八旗閒散壯丁內。挑選餘兵二百四十名。青州駐防滿營額設馬甲一千四百六十名。步甲三百二十名。到防既久。生齒日繁。奏請調劑。帝令將該營所存馬價銀六千兩。再於司庫扣存市平內。酌提銀二萬四千兩。共成三萬兩。交商生息。隨餉撥解交該副都統。在於駐防八旗閒散壯丁內。擇其材堪造就者。二百四十名。作為餘兵。與甲兵一體操練。每名月支給銀一兩。以資養贍。

宣宗道光元年。添挑太原城守尉駐防養育兵四十名。

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

苗族及金川之征勦

高宗乾隆元年。春三月。經略張廣泗。分兵八路。合攻牛皮箐苗寨、破之。苗平。苗族種、名不一。在四川者曰猓。曰生番、在兩廣者曰獞、曰黎、在湖南貴州者曰猺。在雲南者曰僰、曰野人。其語言風俗、既與中國絕異。故中國自元明以來、設有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土司。又有土府土州縣。其長皆得世襲。擅自治權。蓋欲仍其舊俗。官其酋長、以羈縻之也。順康以來。襲明舊制。分設土官。然苗民不知耕作、專以劫殺為生。土官又以積威苛斂虐使。恣為不法。故苗族常為邊患。而於雲貴為尤甚。自雍正四年。鄂爾泰巡撫雲南。建策改土歸流。因極言從前以夷治夷之失計。然欲改土為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令獻土納貢。違者勦。世宗覽疏。大喜曰。卿朕奇臣也。此天以卿賜朕也。命進呈生年月日。令赴養心殿。手鑄三省總督印付之。鄂爾泰抵任。用游擊哈元生。委任以烏蒙鎮雄之事。用總兵石禮哈。搜討貴州廣順之長寨。招服黔邊東西南三面生苗二千餘寨。用知府張廣泗。招撫古州。闢苗疆二三千里。前後勦撫雲南霑益土州安氏。鎮沅土府刁氏。及赫樂長官司威遠州廣南府各土目。悉定瀾滄江以東地。以普洱為府。廣西諸土官。自泗城之岑氏以下。亦先後繳敕印。納軍器二萬餘。用兵五六年。三省邊防粗定。世宗奇其功。至批劄云。朕實感謝矣。不知如何待卿而後心安。於是鄂爾泰以積勛封襄勤伯。授武英殿大學士入朝。廣泗亦由雲南巡撫移督湖廣。繼之者。皆易視苗事。疆吏又以徵糧激變。至十三年春。各寨蠭起。聚集清江台拱攻陷黃平以東諸城。積忿於鄂爾泰督軍時。所獲苗。皆剖腸截脰。分挂崖樹殆滿。至是抵抗之志益

堅。至手刃妻女而後出戰。鎮沅苗至縛知府劉宏度於柱。裸淫其女而頭曳之。鄂爾泰雖愬愬次骨。引咎自劾。而苗患蔓延。不復可制矣。時詔發滇蜀楚粵四省兵會勦。而軍中各懷意見。將軍哈元生主勦。提督董芳主撫。撫苗大臣張照。又密奏改流非策。且致書諸將。倡棄地之議。因命令不能一致。治軍數月。迄無成功。時帝已嗣位。盡罷張照哈元生董芳治罪。而以廣泗任七省經略。先後攻克台拱之九股苗。及清江下流各寨。至是復增兵分八路圍其逋逃於丹江古州都勻台拱間之大牛林。所謂牛皮大箐也。凡燬千二百二十四寨。赦三百八十八寨。貴州苗疆悉平。越十年而有四川大金川之役。

十二年。春三月。命雲貴總督張廣泗。改督川陜。駐四川。相機進勦大金川苗部。金川為四川西邊諸土司之一。為漢冉駹地。隋置縣。唐屬雅州。明隸雜谷安撫司。本吐蕃領地。俗信刺麻教。明時封其部哈伊拉木為演化禪師。世有大小金川流域地。後分兩部。居小金川者曰撒拉。（譯言小河濱）居大金川者曰促浸。（譯言大河濱）順治七年。授小金川酋卜兒吉細土司職。康熙五年。授大金川酋嘉勒巴演化禪師印。雍正元年。以嘉勒巴孫莎羅奔。於康熙五十九年。從征西藏羊峒有功。授為金川安撫使。乾隆十一年。莎羅奔勢強盛。謀兼併諸部。以結婚政策。羈縻小金川酋澤旺。而奪其印。以與澤旺弟土舍良爾吉。復以兵力侵略革布什咱。及明正土司。並擊傷中國之赴援軍。至是以廣泗前征苗有功。命移節川中。專任大金川軍事。廣泗至。進屯小金川之美諾信用漢奸王秋言。良爾吉為鄉導。然大金川地險。又長於防禦工事。以石築高壘。名曰戰碉。大小林立。圍攻數月。諸將多失事。副將張興。游擊孟臣。皆為降番所誘殺

十三年。夏四月。以大學士訥親為經略。起故將軍岳鍾琪為提督。馳赴大金川軍營。訥親至軍。用以碉逼碉。為唯一之兵略。而得一碉。輒傷人無算。總兵任舉副將買國良皆戰歿。廣泗所用之嚮導良爾吉。前奪其兄澤旺印。又烝其嫂阿扣。戚莎羅奔甚故。在軍中。每以動靜通莎羅奔。以故攻戰徒數月。仍無尺寸功。　冬十二月。以大學士傅恒為經略。賜訥親死。殺張廣泗。傅恒至。任總兵治大雄為總統。使副將馬良玉。誘誅良爾吉。並斬阿扣王秋。閒諜以絕。撤諸方圍碉兵。為直搗中堅之計。堅壘至是為之一新。

十四年。夏四月。大金川土司莎羅奔降。詔班師。先是傅恒上疏。陳進銳深入之計畫。期以四月奏捷。時帝念勞兵久。又以其地險。欲罷兵。詔傅恒還朝。而傅恒已與鍾琪分軍深入。總兵哈攀龍哈尚德等。連克巴郎平碉。及色爾力石碉。傅恒奉詔。令鍾琪前往敵營諭降。西藏之役。莎羅奔從征。隸鍾琪麾下。素服其威德。至是鍾琪單騎入噶喇依營中。因莎羅奔。而故緩其辭曰。汝等猶識我否。眾驚曰。果我岳公也。皆伏地請罪。導入帳中留宿。鍾琪解衣安寢如常。次日莎羅奔帥眾指軍門降。大金川平。

三十六年。冬十月。罷四川總督阿爾泰。以尚書溫福侍郎桂林代之。進勦小金川。初。乾隆三十一年。以大金川莎羅奔兄子郎卡。繼大金川事。漸桀驁。時與鄰部搆釁。總督命令。致無效。帝令阿爾泰檄九土司（松岡梭磨卓克基沃日革布什咱綽斯甲布小金川黨壩巴旺）環攻之。土司中兵力既多不敵。阿爾泰又不知利用小金川以制郎卡。郎卡遂反與小金川綽斯甲布和親。欲錮擺郎卡死。其子索諾木又陰與小金川澤旺子僧格桑。結攻守同盟之約。遂合攻革布什咱。及沃日

諸土司。帝命罷阿爾泰。尋賜死。以溫福為大學士。桂林為總督。令率兵分路進討

三十七年。夏五月。褫桂林職。以阿桂為四川總督。桂林與溫福分軍。由打箭爐汶川進。漸逼小金川境。而桂林將薛琮以深入無援。致全軍陷沒。泅水歸者僅二百餘人。桂林以隱匿不奏劾罷。命阿桂代之。 冬十二月。阿桂攻取小金川。以溫福為定邊將軍。阿桂為副將軍。阿桂既代為川督。轉戰有功。至是直抵美諾。僧格桑竄大金川。阿桂檄索。索諾木不應。帝欲一舉並滅之。故有是命。

三十八年。夏六月。小金川降番攻陷木果木。溫福死之。授阿桂為定西將軍。以參贊豐伸額為左副將軍。明亮為右副將軍。先是溫福等分道進攻。既而溫福以敵扼險不得進。駐軍大金川東境木果木。以狃於易勝。不復調集各路兵馬。惟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其東。以守小金川地。而日與諸將置酒高會。額駙色騰布。護軍統領伍岱。提督馬全。先後入諫。反劾其煽惑軍心。帝為召還色騰布。而遣戍伍岱。遣綠營兵三千人。取碉卡。有傷者。反責之。人心並解。超勇公海蘭察。至扣刀以請之。遷延月餘。敵偵知兵弱。煽動旅數千。東攻天弼軍。不戰自潰。進襲溫福。溫福方稚服督戰。遂被執。尋殺之。所部戰死者三千餘。潰者萬餘。小金川復陷。 冬十月。阿桂等克復小金川。阿桂既受命。改道出沃日。攻小金川東境。而明亮攻其南。至是阿桂直抵美諾。明亮亦所向有功。小金川地盡復。

四十年。秋八月。阿桂豐伸額明亮攻破大金川之勒烏圍。進圍噶爾崖。（括耳崖）自三十八年十二月。阿桂等軍分三道進攻大金川。阿桂自小金川攻其東。豐伸額明亮自黨壩攻其西北。富德自革布什咱攻其西南。三十九年七月。阿桂軍逼勒烏圍。時索諾木與其從祖莎羅奔守其地

見阿桂軍深入，戕殺僧格桑，獻其屍及其家族，請停止攻擊。阿桂不許。至是年八月，破勒烏圍。沙羅奔索諾木已先期竄噶爾崖，至是三路軍會於噶爾崖城下，包圍之。

四十一年，春二月。阿桂等攻克噶爾崖。沙羅奔索諾木帥衆降，金川全境蕩平。阿桂等圍攻噶爾崖四十餘日，索諾木始與沙羅奔等家族以下二千餘人出降，並俘獻京師。大金川再定。兩金川既平，改以小金川地為美諾廳（後改名懋功）以大金川地為阿爾古廳（即今綏靖屯）直隸四川。

編者曰：自乾隆三十六年，再用兵兩金川，以迄於平定，得地不過千里，人不滿三萬衆，而勞師五年，糜帑七千萬兩，其行軍困難之理由，固其地理之險阻，與其土兵之同心効死，要亦可想見當日國家之兵備為不可恃，將略為不足稱已。顧時主猶粉飾諱陋，勒碑太學，從來廼告成於闕里，鋪張為甚盛事也，抑又何哉。

準部及回部之平定

高宗乾隆二十年春二月。以尚書班第為定北將軍。阿睦爾撒納為定邊左將軍。出北路。陝甘水常為定西將軍。薩拉爾為定邊右將軍。出西路。往征準噶爾。自乾隆四年準部和議既就。緣邊事稍簡。至十四年。噶爾丹策零死。其部內亂。其宰桑（譯言管事官）薩拉爾杜爾伯特台吉三車棱先後來降。而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亦於十九年帥衆內附。且乞師。帝久知其為準部所服從。利用之為嚮導。欲乘機大舉。廷臣鑒於雍正九年和通泊之敗。不願再開邊釁。惟大學士傅恒贊成帝意。帝喜曰。卿。朕之張華裴度也。既而準部大將瑪木特亦來歸。遂以是月分兩路出師。北路出烏里雅蘇臺。西路出巴里坤。盡簡八旗吉林索倫精銳以從　夏五月。兩路兵抵伊犁。擒準噶爾汗達瓦齊。及青海酋長羅卜藏丹津。伊犁平。自兩路兵出發。兩定邊將軍。本準部渠帥。建其舊纛先進。故所至降者相繼。兩軍遂於是月朔會於博羅塔拉河。越五日而至伊犁。達瓦齊已走保格登山。阻淖為營。衆尚萬餘。侍衛阿玉錫夜以輕騎直擣其營。敵衆驚潰。走投回疆阿克蘇伯克霍集斯。已得班第軍中檄。即執之以獻。並獲前青海逃至之羅卜藏丹津。送京師。伊犁粗定　冬十月。阿睦爾撒納叛。將軍班第參贊鄂容安死之。薩拉爾被執。準部先故有四衛拉。（譯言部落）衛拉之分部。各有其汗。自綽羅斯渾台吉強盛。伊犁始為回部盟長。抗衡中國者數世。帝初欲俟事定。仍設四汗以分其勢。而阿睦爾撒納欲為四部總台吉。私以其意乞額駙色布騰代請。期於七月下旬俟命。並使其衆流言。非己為汗。準不得安。因用其國汗舊印。移檄鄰部哈薩克及俄羅斯等

國。不言降中國。但謂率滿洲蒙古兵來定準亂。班第等密以聞。帝命即軍中誅之。時兵皆凱旋。隨班第等者僅五百人。兵少。班第不敢發。先是帝令阿睦爾撒納以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班第等因趣之行。使喀爾喀親王額林沁伴之。欲使入內地則易成擒也。阿睦爾撒納遷延中途。迨八月中。待朝命猶不至。知事有變。入境且得禍。行至烏倫古河。乃謂額林沁曰。阿某非不臣。實中國無信。今入境如驅犬羊。大丈夫當立事業。安肯延頸待戮。遂解副將軍印擲與之。曰。汝持此交還大皇帝可也。擁衆馳去。盖劫薩拉爾以行。遂嗾伊犂叛。又遣衆掠西路軍台。於是諸剌麻宰桑等嘗起應之。永常兵數千。屯烏魯木齊。不敢往勦。班鄂皆自殺。事聞。以色布騰隱匿不奏。褫爵額林沁縱逆。賜死。並逮永常。改命公策楞為定西將軍。由巴里坤進勦。

二十一年夏五月。褫策楞職。命公達爾黨阿為定西將軍。先是策楞師行至吐魯番。薩拉爾自伊犂脫身來歸。知阿睦爾撒納所在。僅距一日程。命參贊玉保急往追之。而玉保信間諜言。謂阿睦爾撒納已就擒。獻者且至。遂駐軍俟之。報捷策楞。策楞遽聞於朝。比策楞至伊犂。則阿睦爾撒納已從容入哈薩克。（可薩克今俄領中亞細亞境） 將軍參贊互相咎。託言馬力竭。頓師不進。於是和托輝特部青滾雜布亦叛。四部亦騷動。阿睦爾撒納聞之。自哈薩克歸。會衆於博羅塔拉河。謀自立。帝怒。褫策楞玉保職。以達爾黨阿富德代之。命巴里坤辦事大臣兆惠為右副將軍。往援並命超勇親王成袞札布為左副將軍。追捕青滾雜布。

二十二年夏四月。命兆惠出西路。成袞札布出北路。大勦準噶爾。會諸部內訌。又痘疫盛行。兆惠兵至。諸酋迎降。皆駢死。阿睦爾撒納復西竄往哈薩克。其汗阿布賚許擒獻。及阿睦爾撒納至。阿布

賁先收其馬。阿睦爾撒納潛從步入俄羅斯，尋患痘死。理藩院行文索之，俄人以其屍送恰克圖。

帝命戍犯札布歸鎮烏里雅蘇台。兆惠留軍過冬，明年再進勦餘衆。明年正月，兆惠等合圍縱勦，先後虐殺四年，凡山谷僻壤，及川河流域，可漁獵資生之地，計二十餘萬户，六十餘萬口，皆搜剔靡遺矣。事平，設滿洲駐防，徙漢兵耕種其地，置伊犂將軍以統治之，遂成為滿洲一殖民地。

二十三年，春正月，以雅爾哈善為靖逆將軍，征回部。回部在天山南路，其舊汗本元裔，後值厄魯特強盛，遂隸準部勢力之下。及阿睦爾撒納竄死，天山北路之地，全入中國，南路大和卓木（譯言聖裔）波羅泥都，小和卓木霍集占，欲乘新舊勢力交代之際，謀獨立。陰勒部衆，傳檄各城，咸戒嚴以待。回部數十萬，爭起響應。惟庫車伯克鄂對不欲附和，奔伊犂。霍集占誅其親族，嚴兵守庫。先是兆惠奏派副都統阿敏道為回部招撫使，至波羅泥都，欲集所部，受中國約束。霍集占曰：我困準噶爾久矣，今屬中國，則又為他族奴隸，不如此時自立，以回復舊有之勢力。乃誑阿敏道入庫城而拘之，尋被殺。至是帝命出兵討之。　秋七月，褫雅爾哈善職，命納木札爾為靖逆將軍。先是，雅爾哈善兵至庫車，進攻不利。霍集占自阿克蘇來援，與領隊大臣愛隆阿軍遇，激戰竟日。霍集占大敗，入城固守。城依山，以柳條沙土交築，礮攻不入。提督馬得勝於城北一里外掘地道，已及城矣。而雅爾哈善欲急切收效，嚴令晝夜力掘。敵人自城上瞥見燈火，機遂洩。敵自內注以水，穴城之士卒六百人盡沒。時降目鄂對在軍中，獻策曰：聞霍集占貪且盃，必乘我不備，突圍歸，歸則難制。若於城西渭干愛曼河及北山要路，各伏兵一千，則賊成擒矣。雅爾哈善以其言迂，不聽。惟下令併力攻取。一日暮，索倫老卒牧城下，聞城中駝鳴，似負重餘，奔告曰：駝鳴高且健，賊將

遁矣。雅爾哈善方飲，怒曰：爾何知。酌如故。其夜霍集占率衆開西門，由渭干燮吳涉水遁。而守西門之都統順德訥聞報，尚以昏夜不發兵。及曉，始遣百人追之。敵已渡河斷橋去遠矣。踰數日，城守阿拉辨以空城降。事聞，雅爾哈善、順德訥、馬得勝皆伏法。命尚書納木札爾代之，並令兆惠移師會勦。

二十四年，秋七月，兆惠撫定喀什噶爾、葉爾羌二城。初，兆惠師抵烏什，伯克霍迪斯來迎，即前擒送達瓦齊者。詢知波羅泥都奔喀什噶爾，霍集占奔葉爾羌。兆惠既至葉爾羌，以兵少不能攻城，欲伺便取勝。乃擇城東隔河有水草處結營，所謂黑水營也。偵敵之積聚在城南棋盤山，欲取之以充軍實。遂由城南奪橋渡，甫濟四百騎，橋忽斷。城內出五千騎來截，步兵萬餘繼之，張兩翼來攻。隔河兵不能救，陣亡者無算。總兵高天喜、副都統三保、護軍統領鄂實、監察御史何泰、侍衛特通額俱戰歿。餘兵浮水還，掘壕築壘以守。軍中乏食，駝馬亦盡，每乘間出掠回民粟以充食。無水嚼冰飲。相持三閱月，已無生還望。將軍納木札爾、參贊三泰於途中遇敵陣亡。富德在北路冒雪赴援，不得達。會巴里坤辦事大臣阿里袞以兵夜至，合富德軍，大呼進，敺駝馬蹴地，聲壯。敵不知來兵多少，駭而潰，遂入城，始與兆惠合。振旅還阿克蘇。乃張兩路進師，兆惠由烏什取喀什噶爾，富德由和闐取葉爾羌。兩和卓木各棄城遁去。喀什噶爾、葉爾羌皆從。　八月，拔達山部酋素爾坦沙，函送回酋霍集占首級。回部平。富德等進敵至伊西洱庫河，乃拔達山部界也。敵先據山麓，以待富德。麾兵進擊，不利。乃選銳手四十人，緣山北嶺俯擊之。敵輜重營有攀援過山，阻於岸者，方驚惶失措間，霍迪斯、鄂對大呼招降，降者蔽山而下。聲若奔雷。霍集占禁之不能止。遂與波羅

泥都逃入拔達山部。富德檄諭其酋素爾坦沙縛以獻。素爾坦沙乃擒二人。殺之。波羅泥都首。為其從人竊去。乃函霍集占之首以獻。回部悉定。

編者曰。天山南北之戰事。闢地廣萬有餘里。殺敵達百萬口。其成功似甚盛。然勞師五年。費帑三千萬兩。在人主好大喜功。故不惜國家艱難之物力。與寶貴之人命而數之。此以見開拓地土之不易。矧其所遇非勁敵也。庸足多哉。 又霍集占妃香妃者。高宗聞其美。兆惠陛辭時。嘱為生致之。至則郊迎入。處之西內。為建香妃樓。樓外肆市室廬禮拜堂。具如西域市以悅之。而妃不為屈。袖衣中藏白刃以數十計。語宮人欲得當以報故主也。太后鈕祜祿氏聞之恐。會高宗有事於圜丘。宿齋宮。后急召妃至慈寧宮縊殺之。高宗趨救之不及。則痛哭。命葬以妃禮。事見達縣吳德瀟湘潭王闓運各集中。附紀於此。

西南諸國之賓服　緬甸 暹羅 安南 廓爾喀

高宗乾隆三十二年。春三月。詔明瑞以將軍兼雲貴總督。前往永昌。接辦緬甸軍務。緬甸古朱波地。為後印度半島諸國之一。自古不通中國。宋寧宗時。始見史志。元世祖嘗往征。責貢賦。明時設三宣慰司以羈縻之。然萬歷二十二年後。朝貢久虛。自康熙元年。執送明永歷帝由榔交中國後。兩方之關係遂絕。雍正九年。其國與整邁搆兵。其頭目蟒占撻。遇中國守備歲鳴。雖告以國王明年進貢之語。而卒未至。乾隆十五年。始以茂隆銀廠廠長中國人吳尚賢之介紹。附表達總督。願充外藩。適其國木疏部長甕籍牙革命軍起。尚賢亦以中飽廠課事下獄。事又中止。十九年。甕籍牙既恢復國都。諸土司相率降服。惟貴家與木邦二土司。抵抗累歲。貴家者。前隨永歷帝入緬之貴族。子孫淪於緬。自署曰貴家。世據波竜銀廠。以貲雄諸部。二十七年。為甕籍牙所戰敗。竄居孟連地方。為內附計。而總督吳達善。索七寶鞍於其酋宮裏雁。不得。遂誘而殺之。奴其妻孥。並檄緬人擒獻宮裏雁之妻擺占。時甕籍牙已死。其子莽紀覺嗣。擺占已適莽酋弟懵駁。至是懵駁以為達善有心指責其妻淫行。大忿恨。乃時嗾其酋內犯。達善恐兵連敗露前事。戒邊將毋與戰。緬人自是益心輕中國。至三十年。遂大舉入犯九龍江方面。時達善已移督川陝。劉藻代之。督兵防戰三路皆敗。三十一年。朝命大學士楊應琚督滇。藻遂以憂懼自刎死。會緬軍病疫退去。應琚得以其間收復車里孟艮等地。乃狃於易勝。疏陳緬甸可取狀。帝信之。應琚移檄緬邦。言精兵數十萬陳境上。不降即進誅。於是緬人乃大出兵攻木邦景線。皆陷之。又以舟師溯新街。守將趙宏榜遁

還虎踞關內。應琚聞警。遂搆精神病。詔粵督楊廷璋赴滇代治軍。而緬人詐乞罷兵。應琚病亦漸愈。遂奏捷。廷璋乃歸。應琚亟欲與緬人議和。以彌縫前奏。然緬人侵略不止。帝察其偽。令明瑞代之。逮應琚回京。尋賜死。是年緬甸襲暹羅。陷其國都。遂其王焉鄭達剃。置守兵而還。暹羅故隋唐赤土國。後分為暹與羅斛二國。元初。暹常入貢。元末羅斛強。其王波羅吉併有暹地。稱暹羅斛國。都湄南河濱之猶地亞。明時朝貢不絕。洪武二年。受號暹羅。自康熙十二年。受中國封。貢使頻至。故為緬甸近鄰。嘗為緬甸所破。為緬附庸。後獨立。至是因其國王不善撫家國民時懷二心。緬人復來機又破之。

三十三年。春二月。明瑞兵潰於小猛育。大將觀音保等皆戰歿。明瑞自殺。明瑞以三十二年五月至永昌。至九月。作戰之計畫已就。遂先將兵萬七千出發。由宛頂向木邦。使參贊額爾景額將九千人。由虎踞關向猛密。十二月。至木邦。守兵望風先遁。留兵五千守之。聚勝渡錫箔江。至象孔。以迷道故。待猛密援兵而後進。乃回軍向猛籠。時額爾景額進次猛密北之老官屯。為敵所困。因幽恚死。其弟額爾登額代之。頓兵不進。明瑞盼援不至。而敵兵追日急。是年正月。乃復棄猛籠向木邦以饑行至小猛育地方。聞木邦留守兵已為敵襲潰。戕參贊珠魯訥。道員楊重英被擄。明瑞進退受困。遂自殺。所部萬餘人悉潰。領隊大臣觀音保以下十餘人。皆死之。事聞。逮額爾登額至京磔之。並斬提督譚五格於市。

三十四年。春正月。命大學士傅恒前往雲南。經略軍務。時暹羅流寓中國人鄭昭。起兵為暹羅復讐。回復猶地亞。驅逐緬甸守兵。建新都於盤谷。故緬甸時與暹羅搆兵。不欲再結怨於中國。遂以

三十三年四月。具蒲葉緬文求和。時副將軍阿里袞已至軍。即據以聞。不許。六月中。參贊舒赫德總督鄂寧。密陳招致緬人事。後被嚴旨。已而副將軍阿桂至。倡與暹羅連盟夾攻緬甸之議。後亦未克實行。冬十一月。經略傅恒奏報緬酋懵駁遣人呈書請和。允之。先是傅恒以七月率本省四川貴州滿洲兵共六萬有奇。自滇省起行。至戛鳩。製舟結筏十餘日。乃畢。由猛拱猛養。所歷二千餘里。無緬兵。遂以十月渡大金江。回蠻暮。是役也。奔走百七十餘日。軍力疲之。而未嘗一戰。經略名譽頗損。患得病。繼而阿桂率戰艦百艘至。與敵舟大戰於江中。連破之。進攻老官屯。敵壘堅柵自固。攻久不克。敵開水門通舟。運糧械。阿桂撥戰艦越柵截之。敵人乃遣人立柵上。遞緬文請張幕適中地。將軍等往議款。時阿里袞已歿。傅恒又病重。諸將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爭請許和。恒乃遣使責緬帥眇旺模。以進表納貢返土司地諸事。語未竟。眇旺模左顧而去。會有詔召傅還朝。遂罷議。恒歸。未幾以憂恚死。

三十五年。春正月。雲貴總督彰保。遣使往緬甸議和。緬人拘其使不遣。保遣守備蘇爾相往督前三約。為所拘留。帝大怒。復議興師。以阿桂前首倡罷兵。褫職降為兵。會金川事起。遂罷南征議。

五十三年。秋九月。緬甸使臣細哈覺控等入覲。先是四十一年。金川平。帝遣阿桂赴雲南。會同總督李侍堯。勘邊增兵。為進攻計。緬人縱蘇爾相還。事乃已。至四十四年。緬王懵駁死。其國內亂。屢作。四十七年。復為暹羅所破。暹羅王法亞查克利。通貢中國。復得中國冊封。於是緬人益懼。至是遣使入貢。並許釋歸楊重英等。重英自陷緬。獨居蕭寺二十年。緬人說其降。不屈。欲贅為婿。亦不可。前重英被擄。緬人縱其隨員二人還。帝命磔諸境上。且諭令滇督。他日重英歸。即照此辦理。至

是帝怒已釋。復重其賦。且旌其忠。謂其節過蘇武。親製蘇楊論以褒之。重其來及入國門而卒。其眷屬因繫者亦二十年。及是始赦出。　冬十月。命兩廣總督孫士毅出兵安南。安南古交趾地。在暹羅之東。(今法領亞細亞地也)明永樂時。嘗為中國所滅。宣德三年。黎利起兵獨立。重建大越國。嘉靖時。莫登庸篡國。據河內為北朝。黎氏據清華州為南朝。自是大越分為南北朝。萬歷中。南朝將鄭松。逐莫氏。復河內。而阮潢據順化。稱廣南王。於是安南分為大越廣南二國。至康熙五年。賜封大越王黎維禧為安南國王。始通朝貢。乾隆三十八年。廣南土豪阮文岳。與其弟文惠大慮起兵。覆廣南。三分其地。自據中部。稱大帝。以南部與文慮。使文惠回復北安南。鄭棟竊據之北部三州。五十三年。文惠復舉兵滅安南。安南嗣王黎維祁。出亡民間。至是其遺臣阮輝宿。扈王族二百餘人。自廣西龍州附近入邊。士毅以聞。帝以黎氏守藩奉貢百餘年。在中國有保護之義務。乃安置其家屬於南寧。命士毅出師。而別命雲南提督烏大經。以兵八千由蒙自進。入屯宣化鎮為聲援。留兵二千守諒山。以八千直擣河內。　十一月。孫士毅復安南。詔封黎維祁為安南國王。士毅統兵出關。自諒山鎮分道進發。沿途得安南國民之歡迎。提督許世亨。遂得以八千人長驅深入。不踰月而收復東京。士毅承旨封維祁為安南國王。檄廣西巡撫孫永清。歸其家屬。

五十四年。春正月。阮文惠襲安南。孫士毅遁入鎮南關。提督許世亨死之。先是東京拔關後。詔士毅罷兵。而士毅妄信文惠乞降之說。駐師河內以待。又驕不設備。是日軍中方置酒張樂。舉元日祝典。夜忽得警報稱阮兵大至。始倉卒備戰。昏晴中自相蹂躪。維祁挈家先渡富良江入邊。士毅隨之既渡。士毅令斬浮橋以斷後。於是兵在南岸者。自提督以下。溺死至五千餘人。其雲南之師。

以黎人黃文通鄉導，偕全返。士毅上疏自劾，命入京，以福康安代之。夏六月，封阮光平為安南國王。文惠既據安南，適其兄文岳方與混戰搆兵，恐中國再舉，乃更名光平，遣兄子光顯敂關請朁臣，言守廣南已九世，與安南敵國，非有君臣之名分。帝亦以維祁再失國，乃天厭黎氏，維祁不堪扶植。又鑒於前此軍事上之失敗，更無意用兵，因責光平以來年萬壽，光平當詣京師祝釐，及為許士亨等立祠安南諸事，光平悉聽命。至是賜光平印，封安南國王，而編置維祁家屬於漢軍旗撥佐領。

五十六年，冬十一月，命福康安為將軍，海蘭察奎林為參贊，往征廓爾喀。先是西藏南境喜馬拉耶山之南麓，有蠻民居之，分建多數部落，其中泥泊爾部最強，後分三部，時有內訌，其西鄰廓爾喀乘間滅之，遂雄長諸部。乾隆五十三年，後藏班禪族屬，適有爭奪遺產之事，廓爾喀復興兵侵入後藏，帝命川督鄂輝、成都將軍成德統兵勦之，以侍郎巴忠監其軍。巴忠恃近臣，不服鄂與成統屬，自遣堪布，許以歲幣萬五千金，而以敵降飾奏。翌年歲幣不至，廓爾喀大舉深入，駐藏大臣保泰擁兵不救，併欲移班禪於前藏，達賴剌麻不可。至是事聞，帝震怒，巴忠時扈駕熱河，畏罪投水死，褫鄂成保三人職，改保名為浮習渾（譯言卑賤）命福康安兼程進。

五十七年，春三月，晉福康安為大將軍。夏六月，福康安由青海至後藏，連破廓爾喀屯兵，盡復藏地，後分兵三道，侵入泥泊爾。福康安以四月出師，先遣領隊大臣成德岱森由聶拉木進，總兵諸神保駐絨轄，防敵人抄襲後路，而自與海蘭察與敵戰於擦木，又戰於瑪爾轄，直抵濟嚨，成德亦由聶拉木轉戰而入，凡後藏所失地悉復。秋七月，福康安連克噶勒拉堆補木特帕朗古橋

甲拉古拉集木集等處七百餘里。福康安自入敵境。敵舉國來拒於噶多溥。福康安遣海蘭察戰。大敗之。遂克木城石卡數十。進奔至雍雅山。敵人遣使請和不許。至是裹糧再進。六戰皆捷。八月。福康安敗績於熱瑣橋。檄披楞部夾攻廓爾喀。廓爾喀再請和許之。遂班師。師行至熱瑣橋距其國都可莽多僅一日程。福康安以為出師以來。勢如破竹。甚驕滿。擁肩輿揮羽扇。督戰。兵皆解槖鞬負火鎗以息。敵乘間入。遂大敗。護軍統領台斐英阿以下。陣歿者十餘人。時聞敵之南境鄰部披楞。與有亂釁。福康安因檄其同時進攻。敵恐南北交困。再遣人議和。既盟遂班師。

編者曰。是役也。巴忠既辱國於前。福康安復僨師於後。猶賴披楞干涉。事克蕆。以兵絕域者。可不引以為戒歟。

臺灣林爽文之亂

高宗乾隆五十一年。冬十一月。臺灣彰化民林爽文作亂。陷彰化諸羅淡水。鳳山民莊大田起兵應之。據鳳山。知府孫景燧。都司王宗武。同知程峻。長庚。劉亨基。知縣董啟埏。湯大奎。趙揄。馮啓宗等死焉。爽文為彰化巨族。世居縣之大理杙莊。以豪富雄一方。聚眾結秘密社。號曰天地會。（即三合會）積數十年。吏無敢問。嗣為知府孫景燧所聞。檄峻及副將赫生額。游擊耿世文。帥兵役往捕。不敢入。駐營於五里外土墩。諭村民擒獻。否則村且先焚。鄉近數小村聚以怵之。爽文遂罔民怨。集眾夜攻營。全軍盡覆。明日。爽文乘勢陷彰化。尋又陷諸羅。景燧宗武長庚亨基啟宗悉為所殺。爽文自稱盟主大元帥。大田亦起於鳳山。約合趨府城。

五十二年。春正月。林爽文莊大田分水陸兩路。犯臺灣府。總兵柴大紀禦諸鹽埕橋。爽文敗績。爽文等兵犯府城。大紀遣兵赴南路。以拒大田之眾。而自將禦爽文於鹽埕橋。殺其眾千餘。橋距府治五十里。為水陸交通扼要之區。大紀自守之。賊始不敢窺府城　二月。命常青督師渡臺勦賊。以李侍堯為閩浙總督。旋大紀署理水師提督。郝壯猷署理陸路提督。先是提督黃仕簡任承恩渡海後。觀望失機。時大紀督率官兵義民收復彰化鳳山諸羅鹿仔港竹塹等處。郝壯猷在南路亦頗有斬獲。帝聞。命仕簡承恩解任。令常青自行督師。而以大紀壯猷分攝水陸提督。　三月。陞授藍元枚為福建陸路提督。時諭旨謂大紀壯猷。因仕簡承恩等觀望。不無致尤。解大紀署任。以壯猷代之。以元枚熟悉臺灣情形。調補陸路提督　夏四月。命常青為將軍。督辦臺灣軍務。以福州

將軍恒瑞。陸路提督藍元枚為參贊。尋改授元枚水師提督。柴大紀署理陸路提督。遣治黃仕簡任承恩郝壯猷等。壯猷尋伏法。先是仕簡在臺時。檄大紀北取諸羅。壯猷南取鳳山。大紀連戰獲勝。遂復諸羅。壯猷南出二十里。即為敵阻。頓兵五十日。始獲入鳳山。鳳山城已空。招民復業。匪混其中。史復不覺。城復陷。游擊鄭嵩違山俱戰歿。壯猷遁歸府城。至是與仕簡承恩同被逮。而斬壯猷以狥軍中。　六月。詔柴大紀補授福建陸路提督。兼管臺灣鎮總兵事務。大紀復諸羅後爽文屢次分路來犯。大紀連戰擊退。殺獲以數千計。帝深嘉之。故特加擢用。　秋七月。授柴大紀為參贊。賞給壯健巴圖魯名號。以其在軍中一切調度。深合機宜也。尋加太子少保。　八月。命大學士陝甘總督福康安為將軍。攜帶欽差大臣關防。馳赴臺灣。代常青督辦軍務。以內大臣海蘭察為參贊大臣。普爾普舒亮為領隊大臣。常青至臺後。未幾藍元枚卒。青與恒瑞引兵出南路。離府城十里。遇敵卻退。疏請增兵萬。致敵得以其暇。蒐食各村。於是泉人之不從反者。亦劫使從之。旬日間。賊增衆十餘萬。爽文驅以攻諸羅。諸羅為府城北障。賴大紀力守。得不陷。青遣兵往援。皆不敢進。恒瑞從張皇賊勢。疏請兵六萬。青本和珅私人。老而耄。在臺畏葸甚。日夜流涕。欲棄城遁者再。諸將止之。因密札哀乞和珅。請以他將往代。珅基見奏之。帝知二人不足恃。故遣福康安海蘭察代之。　冬十一月。詔改諸羅縣為嘉義縣。封柴大紀為一等義勇伯。世襲罔替。令浙江巡撫以萬金卹其家屬。時爽文屢以大隊攻諸羅。志在必得。又攻鹽水鹿仔諸港。以斷府城糧道。大紀皆分兵奪之。決澗堰破礮車。以守城兵四千。當賊衆十餘萬。屢出奇奪賊積糧。食盡則以花生地瓜油粃充饑。福康安奉詔赴援。逗留中道。疏請增兵而後進。又嚴旨不准行。大紀力守孤城。已亘半載。至是

賊勢日張。有詔令撥衛兵民出城。再圖進取。而大紀疏言。諸羅失則府城亦危。且數月以來。深壕增壘守禦甚固。一朝棄去。克復甚難。而城廂內外義民。不下四萬。不忍委之於賊。惟有固守待援。帝覽疏為之泣下。賞賚有加。獎諭備至。詔中有大紀當糧盡勢絕之時。惟知以國事民生為重。雖古名將。何以加茲等語。 冬十一月。海蘭察大破賊衆於崙仔頂。再敗之牛稠山。諸羅圍解。賊遁斗六門。初。福康安統兵援嘉義。從海蘭察策。聲言直抵大里杙。而陰趨躡沿。海敵崙仔頂。海蘭察奮勇殺入。連破敵衆。即日抵嘉義城。明日福康安亦至。爽文等遁入斗六門據守。 十二月。海蘭察攻克斗六門大里杙等處。林爽文遁入集集埔。海蘭察乘勝攻克斗六門。遂擣大里杙。爽文已攜家走集集埔。福康安止海蘭察勿追。使人傳諭埔內生番。擒爽文出獻。爽文等反得以乘暇布置。據險死守。

五十三年。春正月。海蘭察擒獲林爽文於箐谷。爽文自走入集集埔。據溪岸壘石環數里。海蘭察帥領軍隊騰險而上。爽文與其黨數十走箐谷。至是海蘭察追至老衢崎地方。爽文等悉就擒。

二月。海蘭察擒莊大田於牛莊。海蘭察擒林爽文後。即移師攻大田於牛莊。追至極南之琅嶠。先以舟師斷其前路。環山圍之。大田亦就俘。餘黨悉定。臺灣平。 秋七月。殺太子少保參贊大臣一等伯柴大紀。大紀前以保護府城。及固守嘉義縣城功。帝與廷臣。無不稱其義勇。及福康安至。大紀官兵出迎。咸饑羸無人色。大紀自以參贊伯爵。不執櫜鞬之禮。福康安遂劾其前從奏報不實。反誣以激變遲緩等罪。詞內並及提督蔡攀龍。帝始猶以為疑。前後三詔中。略謂福康安於大紀等過事吹求。而於恒瑞。又因以親戚曲為贍徇。大紀等未免因係大臣。且屢經優旨褒嘉。稍涉自

滿。於福康安前禮節不謹。致為所憎。遂直揭其短耳。時福康安已定擬大紀斬決。帝命解京親訊及後入侍郎德成侍衛額勒登保之譖。又大紀至京。供內有德成在臺灣。連日審訊義氏。諭令指出大紀贓罪等語。帝惡其攀陷。遂著照福康安所擬即行處斬。而於擁兵不救嘉義之恒瑞。前後失律之常青黃仕簡任承恩普保吉等。反得不死。或加擢用。

和珅之貪橫

高宗乾隆四十一年。春三月。命戶部侍郎和珅軍機處行走。珅本滿洲官學生。應役鑾儀衛。以送舁御轎。帝見其儀度俊雅。因詢其出身。後奏對稱旨。悅之。擢充總管。洊遷至今職。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時帝英明。執法嚴。珅務為恭謹以媚帝。遂寖寖嚮用。

四十五年夏五月。賜和珅之子名豐紳殷德。指為十公主額駙。時珅已補授尚書。兼御前大臣。自是益寵用事。而性貪黷。督撫司道畏其傾陷。皆曲意奉承之。

四十七年。秋七月。山東巡撫國泰布政司于易簡伏誅。先是御史錢灃參奏泰貪黷織亂。虧帑二百萬金。疏上。後帝命灃偕和珅往勘。灃知國泰為珅私人。乃先數日行。至良鄉。遇珅僕自山東來。灃止。搜其身。得泰復珅書。具言借欵填庫備查等事。立奏之。珅知謀洩。故治獄無敢傾陷。泰易簡皆賜自盡。後灃以珅與阿桂不睦。軍機辦事不同一處。慮開朋黨之禍。上疏請飭改正。遂奉稽查軍機處之命。而嚴飭珅。珅益嗛灃。每藉事勞辱之。衣食不豫寒燠。感疾以殂。

四十九年。秋七月。調和珅為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封一等男。時珅嚮用日專。故無學行。既得志。則以聚斂自豐為惟一之目的。

五十一年。夏五月。革御史曹錫寶職。命留任。錫寶疏劾和珅家人劉銓。衣服車馬房屋踰制。時帝在山莊。有某尚書知其事。飛書告珅。得以掩毀其跡。及留京王大臣奉旨勘查。僭妄蹤跡。竟不可得。部議以錫寶妄奏。鐫三秩。特旨改革職留任。錫寶恨為友所賣。鬱鬱死。　秋閏七月。命和珅為

文華殿大學士。仍兼吏部尙書。賞給黃帶四開衩袍

五十六年。春二月。逮治內閣學士尹壯圖。時和珅貪橫於內。福康安豪縱於外。督撫習爲奢侈致庫藏空虛。壯圖以假歸雲南省親。帝思之。召來京。將擢用。壯圖至。以整飭吏事入奏。語侵珅。有上下通同一氣。勢不容不交結權貴。以作護身之符。此督撫所以竭力趨奉和珅。而官民受困之原因也。疏入。珅怒甚。請將壯圖革職治罪。帝不許。珅乃請即命壯圖馳驛普察各省府庫虧空。而令侍郎慶成監之。每至省會。舉動輒爲成掣肘。無由察實。反劾壯圖妄言。帝大怒。命革壯圖職。即交與成押解至京。下刑部獄。當革職時。弟英圖候闕其戶。壯圖笑曰。子不必代兄憂。兄之首早懸都市矣。弟代養老親天年可也。時壯圖母在籍。年逾七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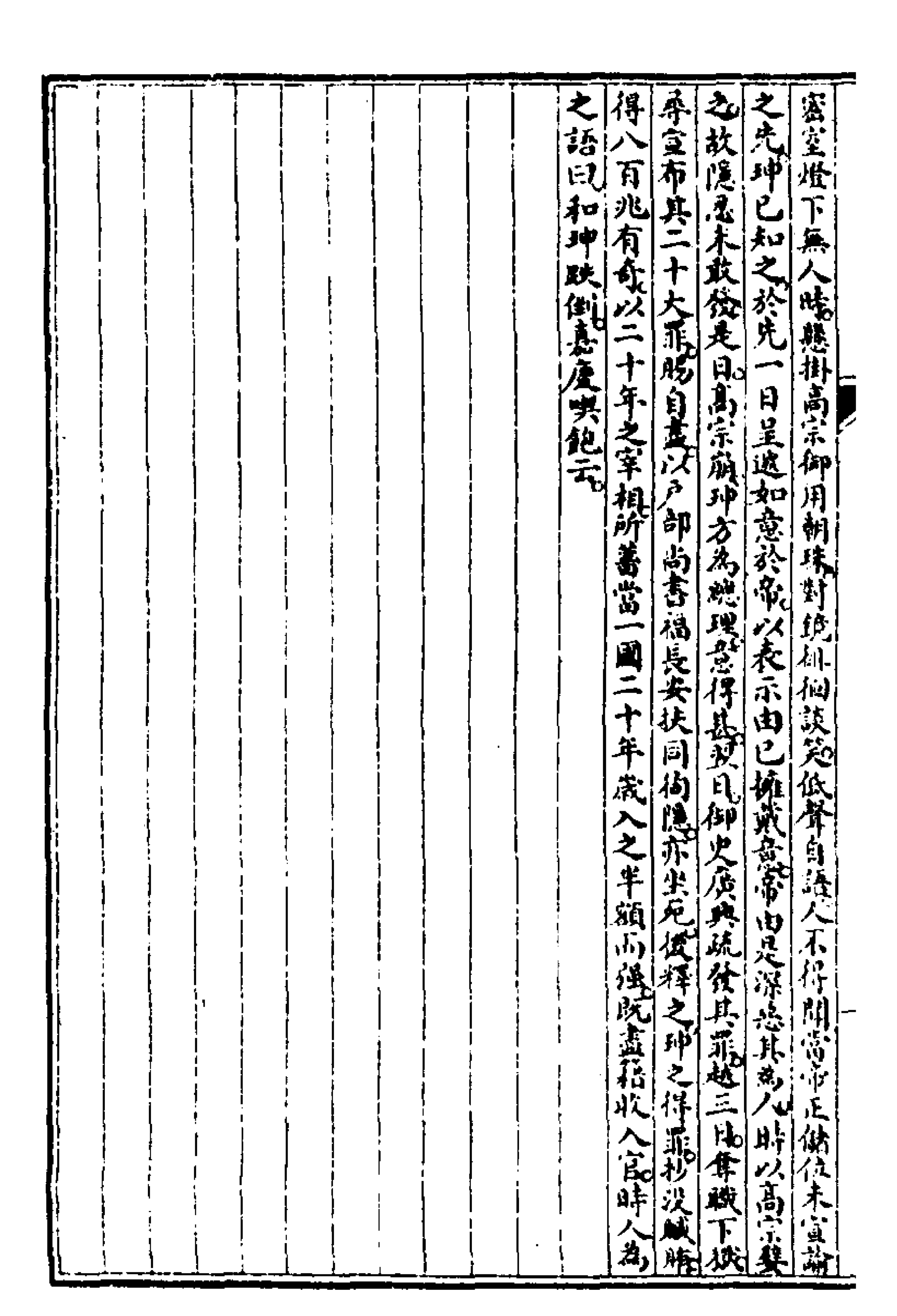
五十八年。春二月。賜浙江巡撫福崧死。兩淮鹽運使柴楨。以挪移商人鹽課二十二萬兩伏誅。錄其簿書。中有饋福公金一千兩。實饋尙書福長安者。崧素爲和珅所嫌。嗾其私人縱使戴全德。坐贓於崧。帝命解京廷訊。崧揚言當見帝盡發珅隱。珅乃改易獄詞。激帝怒。命於中途賜死。至是。於紅花鋪自盡。至今浦人言之。爲稱屈云。

六十年。冬十一月。閩浙總督伍拉納。巡撫浦霖。按察使錢受椿伏誅。時和珅貪橫日甚。徵求財貨。皇皇如不及。當時督撫。如國泰王亶望陳輝祖郝碩之徒。贓欵累累。屢興大獄。皆珅在內隱爲驅迫使之不得不貪者也。伍拉納督閩。惟以貪酷用事。至倒懸縣令以索賄。爲將軍魁倫劾奏。帝大怒。並浦霖受椿檻解入京。珅令途中故緩其行。冀以解帝怒。帝計日不至。命侍衛飛騎召入。於豐澤園廷訊。皆置於法。

仁宗嘉慶二年秋八月大學士公阿桂卒桂雖以元勳上公為樞府領袖然十餘年中常奉朝命赴各省治河賑災查辦未嘗寧居珅益得以其間竊弄魁柄漸至行文各省令凡有章奏先具副封白軍機處然後上聞專政既久吏風益壞馴成川楚教徒之變珅復任意擬撫軍報並令各路統軍將帥虛張功績以邀獎敘而已亦得晉封伯爵且於戰事敗衄動索重賄以致將帥不得不侵蝕軍餉教匪因之日益蔓延幾有不可收拾之勢及桂歿珅乃益橫中外大小臣工順其意則立榮顯稍忤之則折挫隨之矣兩廣總督朱珪帝師傅也時以訓政有旨內召為大學士帝作詩寄賀稿未竟珅取以白上皇曰嗣皇帝欲市恩於師傅耶上皇色動顧大學士董誥曰汝在軍機刑部之日久是於律意云何誥正容對曰聖主無過言上皇默然事雖得解仍降旨改珪巡撫安徽軍機章京吳熊光素不為珅所喜一日上皇宣軍機大臣不俟命召章京惟熊光已上直入對稱旨珅至上皇語以熊光頗練事可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珅百計阻撓上皇不為動珅乃戴衢亨珅私人也珅因奏曰戴衢亨出身狀頭官學士用吳不如用戴上皇曰此宜殿試耶珅乃承旨而熊光在政府六閱月卒為珅所齕出為直隸布政使餘如兩江總督書麟山東巡撫長麟之謫戍西域浙江巡撫福崧之死非其罪果王弘瞻之抑鬱死章京管世銘之暴卒皆以忤珅故

三年秋八月晉軍機大臣大學士伯和珅公爵時勒保總統四川軍務誘匪首王三槐出降而以生擒首逆入告上皇大悅詔晉保及珅公爵

四年春正月和珅伏誅自高宗尊寵珅用事二十餘年養成內外官吏貪墨之風以收民間脂膏以自封殖百餘年之元氣為之斲喪殆盡而其專恣不法一切僭擬帝制尤為古今所未見嘗於



密室燈下無人時。懸掛高宗御用朝珠，對鏡徘徊，談笑低聲自語，人不得聞。當帝正儲位未宣諭之先，珅已知之，於先一日呈遞如意於帝，以表示由己擁戴帝。帝由是深惡其為人。時以高宗寵之故，隱忍未敢發。是日，高宗崩，珅方為總理喪事，得甚歡。已，御史廣興疏發其罪，越三日，奪職下獄，乘宣布其二十大罪，賜自盡，以戶部尚書福長安扶同徇隱，亦坐死，後釋之。珅之得罪，抄沒贓賄，得八百兆有奇，以二十年之宰相，所蓄當一國二十年歲入之半額而強。既盡籍收入官，時人為之語曰：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云。

巡遊之無度

高宗乾隆六年。秋七月。帝奉太后幸木蘭行圍。御史叢洞疏諫不聽。自是每歲七月畋於木蘭。至九月或十一月始還京師。（後不備紀）初。帝慕蘇州風景。欲南巡。使大學士訥親往江浙查道。覆奏曰。蘇州城外惟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道臨河。河道仄逼。糞船雲集。千艘輻輳。不可耐。不足以言風景也。帝聞之。遂止

八年。秋九月。帝奉太后幸興京盛京　冬十月。還京師

十年。秋七月。帝奉太后幸多倫諾爾　九月。還京師

十一年。秋七月。帝奉太后西巡。幸五臺山。改慶都縣曰望都。因避堯母名也。

十三年。春二月。帝奉太后皇后東巡。駐趙北口。侍太后臨閱水圍。至曲阜。謁孔林。至泰安。詣岱嶽廟登岱　三月。駐濟南。幸趵突泉。侍太后閱兵。幸歷下亭。回鑾至德州。后崩。命莊王和王奉太后緩程回京。后富察氏。性嚴重。雖在行次。不忘永巷之規。是日。帝在舟中夜讌。后至自他舟。因事進諫。語頗激切。時帝已被酒。怒。頗加詬誶。后羞忿。遽失足蹈水死。帝醒。乃大悔。留侍從殮畢。親扶櫬返京師。飾終之典。視他后獨隆焉。

十五年。春二月。帝奉太后西巡。幸五臺山　三月。還京師。　冬十月。帝奉太后幸河南。詣中嶽廟。登嵩山。駐開封。閱兵。幸古吹臺。　十一月。還京師。

十六年。春正月。帝奉太后南巡　二月。至蘇州。見靈巖梅可合抱。帝嘆賞不置。時內大臣博爾奔

琛侍側。拔刀作欲砍樹狀。帝驚問。對曰。賊其不生於圓明園。而使上跋涉江湖之險也。帝知其諷己。不憚者久之。　三月。至杭州。幸觀潮樓。閱兵渡錢塘江。祭禹陵。還駐杭州。閱兵。召試諸生。賜謝墉等三人舉人。授內閣中書。旋由蘇州至江寧。侍太后臨視織造機房。閱兵。召試江南諸生。賜蔣雍等五人舉人。並進士孫夢選。同為內閣中書。　夏四月。駐泰安。祀東嶽。　五月。還京師。　秋八月。保舉經學顧棟高放歸。棟高保舉經學不赴。論給國子監司業銜。韻吏張昇之入都。及召對。復以老病不任職辭。帝許之。曰。憐卿年衰。是以允令回籍頤養。將來朕巡至江南。尚可相見。棟高曰。上尚欲南巡耶。帝默然。旋放還山。

十八年。春二月。磔江西撫州衛千總盧魯生。並殺其子盧錫齡盧錫榮。及南昌衛守備劉時達。先是。乾隆十四年十月。江督黃廷桂。以該省紳耆士庶。共望翠華臨幸入告。帝大悅。溫旨報可。廷桂旴衛屬色。供張辦。而督責過嚴。屬吏苦之。時大學士孫嘉淦者。當雍正初年。以檢討上封事三。曰親骨月。停捐納。罷西征。用是直聲震天下。至帝尤倚重之。凡所言無不納。魯生遂與時達等偽為嘉淦諫止南巡疏稿。累萬言。指斥乘輿。徧劾閣臣鄂爾泰張廷玉等。傳播遠近。自十六年八月。滇督碩色發其事。窮治年餘。至是始得真相。此案文武吏牽連獲罪者。幾及千人。蔓延至於七八省。而嘉淦自是亦不自安。未幾以憂卒。

二十一年。春二月。帝東巡。謁孔林。時以平定準噶爾。告功孔廟也。　三月。還京師。

二十二年。春正月。帝奉太后南巡。　二月。幸蘇州杭州。　三月。幸江寧。　夏四月。幸闕里。釋奠孔廟。　五月。幸木蘭避暑。　秋九月。還京師。帝每年四五月入覲。則往熱河避暑。且行圍焉。八九月

天漸涼。則回燕京。歲以為常。今於是年具紀往返。餘不悉載。

二十四年。夏五月。帝在木蘭。先是沿途地設避暑山莊七十二處。闊地數十畝。雜植花卉。分置亭榭。所費約計億萬。一日。帝游至蒼石。四顧茂林修竹。綠草如茵。清風習習。幾不知歲暑之將至。顧而樂之。語內大臣博爾奔察曰。此真無愧避暑山莊也。對曰。陛下就宮內言之耳。若外間城市狹隘。房屋低小。人民皆蝸處其中。聚之戶竈銜接。炎熱實甚。故民間有謗曰。皇帝之莊。其避暑所處。仍是熱河也。帝憮然揮之出。為之不怡者累日。

二十六年。春二月。帝奉太后西巡。幸五臺山。　三月。至正定閱兵。至平陽從行獵。還京師。　冬十一月。太后七旬萬壽。帝以后喜江南風景。於萬壽寺傍造屋。彷江南式。市廛坊巷畢具。長至數里。奉鑾輿往來遊行。名曰蘇州街。又於同樂園設買賣街。凡古玩估衣以及酒肆茶鑪。無不備。甚至攜小筐售瓜子者亦備焉。各大臣入園買物。或集酒館飯肆哺啜。帝過肆門。閧走堂者呼菜。店小二報帳。司帳者核算。字音雜遝。紛然並作。帝每顧而樂之。又每歲祀竈日。坤寧宮正室中之坑上。設鼓板。后先至。帝繼至。自擊鼓板。唱訪賢一曲。執事官鵠立環聽。唱畢送神。帝起還宮。至嘉慶時始罷。

二十七年。春正月。帝奉太后南巡。　二月。至京口。閱兵。幸焦山蘇州。　三月。幸杭州江寧。　夏四月。命莊王侍太后回京。帝由徐州至曲阜。謁孔林。祭岱廟。　五月。還京師。

二十八年。夏五月。帝奉太后幸木蘭行圍。至承德時霪雨。決旬。河水暴漲。帝欲乘騎渡河。按察使三保扣馬諫。帝以滿洲舊俗習勞尚武為言。對曰。上奉太后乘輿同至。即使上渡河安。不識慈輿何恃以濟。帝動容回轡。

三十年。春正月。帝奉太后南巡。閏二月。至蘇州。杭州。欲幸東浙。召侍郎齊召南入。詢以天台雁宕之勝。召南以未經遊覽對。帝曰。卿籍隸台州。因何不到。對曰。山勢岩峭。溪流深險。臣有老母在。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是以不敢往遊。帝時奉太后南來。聞之。遂命回鑾。三月。幸焦山。駐江寧。祭江神。夏四月。還京師。

三十一年。秋七月。后那拉氏崩。命以妃禮葬之。先是三十年閏二月。帝在杭州。嘗深夜微服登岸遊。后力諫止。至於泣下。帝謂其病瘋。令先程回京。及回鑾。后將以病廢。刑部侍郎覺羅阿永阿欲諫。以母老躊躇。母諭之。阿永阿涕泣別母。慨然上疏。帝大怒曰。阿某覺羅近臣。乃敢蹈漢人惡習。博一己之名。召九卿議罪。閣臣陳宏謀託病。皆依違其間。刑部尚書錢汝誠獨曰。阿永阿有母在堂。盡忠不能盡孝。帝斥之曰。錢陳羣老病居家。汝為獨子。何不歸家盡孝。乃戍阿永阿黑龍江。斥汝誠歸養。而后得以不廢。至是后崩。諭所有喪儀。不便復循皇后大事辦理。止可照妃例行。交內務府承辦。御史李玉明復上疏請行三年喪。亦戍伊犁。二人先後卒於邊。

三十二年。春二月。帝幸天津。三月。還京師。

三十五年。春三月。帝奉太后東巡。旋還京師。

三十六年。春二月。帝奉太后東巡。以金川平定。告功孔廟也。三月。謁岱廟。登泰山。謁孔林。夏四月。還京師。

四十一年。春二月。帝奉太后東巡。三月。至德州。登泰山。謁孔林。賜山東及各省召試諸生黃道煚等三人舉人。舉人賞汝冀等二人內閣中書。夏四月。還京師。

四十三年。秋七月。帝幸盛京。 八月。還京師。

四十五年。春二月。帝南巡。幸焦山蘇州。 三月。幸海寧觀潮。幸尖山。自杭州至江寧。 夏五月。還京師。

四十六年。春二月。帝東巡。幸五臺山。 三月。還京師。

四十八年。秋八月。帝幸盛京。以和闐玉新造列朝冊寶告成。親送舊冊寶藏於盛京太廟也。 九月。還京師。

四十九年。春正月。帝南巡。 二月。駐曲阜。謁孔林。 三月。幸金山焦山蘇州海寧尖山杭州。仍至蘇州。 三月。幸江寧。至張家樓。渡江還京師。

五十一年。春三月。帝西巡。幸五臺山。 三月。還京師。

五十三年。春二月。帝幸天津。旋還京師。

五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至泰安。登岱。至曲阜。謁孔廟孔林。回鑾至涿州。有僧人車一幼童迎蹕言係皇四子履郡王永城之子。以次妃王氏妒嫉。被孫逐出。帝以童子入都。會軍大臣會鞫。司官保成指為偽。斬僧於市。戍童子於伊犁。後松筠奏其自稱皇孫。招搖愚民。斬之。 夏五月。還自京師。

五十七年。春三月。帝西巡。幸五臺山。 夏五月。幸木蘭避暑。以駐蹕靈巖寺行宮北垣外未設堆撥。又不行傳籌。隨扈王大臣等皆嚴議處分。 秋九月。還京師

五十九年。春三月。帝幸天津。賞銀三萬兩。為津淀揚汾港豫備龍舟之用。 夏四月。還京師。

編者曰。康熙朝藉閱河為名。有六度南巡之舉。至乾隆時。循其舊例。南巡者亦六度。東巡者七。

西巡者五至於盛京興京近畿之天津保定熱河河南車駕時出紀不勝紀蓋臨御六十年中每歲春明巡幸東南秋畋木蘭無虛歲內禪後三年中亦如之所過郡邑雖亦減其租稅增廣學額優禮耆年召試文學而供億煩苛居民已不堪其苦其時朝臣中亦未始無呼籲阻駕力請回鑾者然一經抗論斯嚴譴隨之編修杭世駿疏論時事中有謂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承其流弊皆及於百姓高宗大怒命置重典賴侍郎觀保諫免赦回里尹會一視學江蘇還奏言上兩次南巡民間疾苦怨聲載道嚴諭詰之曰汝謂民間疾苦試指出何人疾苦怨聲載道試指明何人怨言坐譴戍侍讀學士紀昀嘗從容為帝言東南財力竭矣上當思所以救濟之怒叱之曰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以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談國事內閣學士尹壯圖疏言督撫藉詞辦差勒派屬吏遂致倉庫虧耗降旨詰問蹙額興嘆究屬何人壯圖回奏係下吏怨及督撫小民怨及牧令怒乃稍解仍命革職自是而後朝臣皆相與結舌噤無復有為民請命者矣勞民傷財卒耗元氣及至末運而中國無寧歲焉

內禪之真相

高宗乾隆六十年。秋九月。帝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孫王公大臣入見。宣示立皇十五子嘉親王顒琰為皇太子。以明年為嗣皇帝嘉慶元年。帝踐阼之初。嘗焚香告天。若得在位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嗣以次子永璉為嫡出。且人品貴重。當然繼體。因於乾隆元年七月。循用雍正初年成式。親書其名。密置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旋永璉於三年十月病殤。帝召大臣等啟閱密旨。贈為端慧太子。後復以七子永琮亦係嫡系。擬書名緘貯。繼念其年尚幼稚。而未果。旋亦早世。諡曰悼。至三十八年冬至祀南郊。帝以今太子名昭告上帝。並默禱如所定嗣子不克負荷。即降之罰。使其夭折。俾得再簡元良。以延宗祏。是日復遣諭盛京祀陵。隱然以神器攸歸。面禱於祖也。至是御門宣布册立緣由。俟長至後。太子移入毓慶宮。以定儲位。即於明年元旦行授受典禮。並兩次宣諭。略謂朕今精神康健。視聽未衰。一日不至倦勤。即一日不敢懈弛。歸政後。凡遇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仍當躬親指教。俾嗣皇帝將來知所稟承。至中外具題章疏。及引見文武官員尋常事件。俱由嗣皇帝披閱。奏知朕辦理云云。　冬十二月。諭朕於明年歸政後。凡有繕奏事件。俱書太上皇帝。其奏對稱太上皇

仁宗嘉慶元年。春正月。朔。舉行授受大典。帝侍上皇詣奉先殿堂子行禮。上皇御太和殿。親授帝璽。帝跪授。上皇受賀畢。還寧壽宮。帝即位受賀。奉上皇傳位詔書。頒行天下。覃恩有差。　帝侍上皇詣壽皇殿行禮。御乾清宮。賜皇子親藩等宴。　帝奉上皇命。册立嫡妃喜塔臘氏為后。側妃鈕祜

祿氏為貴妃。劉佳氏為諴妃。侯佳氏瑩嬪。 帝侍上皇御寧壽宮皇極殿。舉行千叟宴。賜親王大臣蒙古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年七十以上者三千人。及回部朝鮮安南暹羅廓爾喀貢使等宴。其一品大臣年屆九十以上者。上皇召至座前。親賜卮酒。餘賞詩章如意壽杖文綺銀牌等物有差。 二月。帝御乾清門聽政。自是以為常。在圓明園則御勤政殿。 帝初御經筵。詣傳心殿行禮。

三月。帝侍上皇出京謁陵。幸南苑。行圍七日。還京師。 夏五月。帝侍上皇幸木蘭行圍。 帝奉上皇命。晉贈故大學士閩浙總督貝子福康安為郡王。予謚文襄。配享太廟。康安奉命征苗。督七省之兵。與苗相持一年餘。始奏么麼不足數。及老師曠日。則頻以暴雨山潦漲阻為辭。先後請益兵數萬。降苗受官弁百餘。月給鹽糧者數萬。旋撫旋叛。軍士中暑毒死者甚衆。數省轉餉費巨萬計。在軍窮極奢侈。尊若帝天。顧上皇寵任之。屢欲晉以王爵。而絀於家法。乃俾總師干。建軍功。以為分封之基礎。所至之地。簡名將勁旅以輔之。父傅恆晉貝子。兄靈安隆安弟長安。皆尚主。至是康安卒。 六月。乙亥朔。日食。 秋八月。還京師。 九月。帝奉上皇命。御出入賢良門。率皇子諸王等習射。 冬十二月。帝侍上皇。幸皇次子旻寧（宣宗）所。賜成大婚禮。

二年。春二月。后喜塔臘氏崩。諭謂皇后册立甫及一年。母儀未久。且昕夕承歡。諸取吉祥。此七日內。圓明園值日奏事之王大臣等。及引見人員。俱著常服。惟不掛珠。此禮以義起。天下臣民等自當共諒朕衷。奉皇父孝思敬謹遵行。副朕尊隆尊養至意。時帝以禮統於尊。一切喪禮從殺。而和珅福長安等。每日進見上皇。必詳詢帝不過於哀悼否。及在宮內服色。珅等輒對以皇帝以孝奉為務。甚能以禮制情。並不過於傷感。因奉養太上皇。諸取吉祥。不獨御用係屬常服。即凡隨從太

監等亦然。上皇聞之。乃大悅。　三月。帝侍上皇幸盤山。越十日還京師。　夏五月。帝奉上皇勅諭。將冊立貴妃鈕祜祿氏為皇后。先封為皇貴妃。　帝侍上皇幸木蘭行圍。　秋八月。還京師。　冬十月。乾清宮交泰殿災。

三年。夏五月。帝奉上皇幸木蘭行圍。　秋七月。帝奉上皇命以雨停秋獮。　九月。帝侍上皇回京師。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　戊午乙未之夜。衆星交流如織。

四年。春正月。上皇崩。　下和珅福康安於獄。帝受禪三年中。一切仍由上皇主政。珅日侍上皇左右。見其耄荒。竊弄威福日熾。帝皆優容之。且外示親厚。呼相公而不名。遇有奏上皇者。皆令珅代白。左右有非之者。帝曰。朕方倚相公理四海。何可輕也。珅又薦其師吳省蘭為帝錄詩草。覘動靜。帝知其意。吟咏中。不露圭角。珅心安之。又帝於臣工條陳章內語有侵珅者。下軍機及部議時。皆裁去銜名。及揩尾年月日。或止交議一事。而裁去其前後文。不欲令人知之。恐其觸怒上皇。取怨權奸也。至是上皇崩。翌日。御史廣興廣泰給事中王念孫交章劾珅。帝立命儀親二王傳旨逮問。並令勇士阿蘭保監以行。珅旋伏法。

嘉慶中衰

仁宗嘉慶四年。春正月。帝親政。詔罷貢獻。諭中有諸臣以如意進者。朕視之轉不如意語。時葉爾羌採解大塊玉石。已輦至嘉峪關。詔令無庸解入。並弛私售葉爾羌和闐等處玉禁。撤回各卡倫防兵歸伍。一時珠玉之價。驟減十之七八云。　諭九卿科道奏事。封章密奏。直達御前。不得另具副封關會軍機處。　追贈已故御史曹錫寶副都御史銜。錫寶在乾隆中。嘗劾奏和珅家人劉全倚勢營私。家貲豐厚。至是珅伏法。查抄全家產。數逾二千萬。帝嘉錫寶嘗日之敢言。特旌之。並令給予一子廕生。　二月。復宗室會試例。並著自辛酉科為始。與生監一體御試。　夏四月。給降調禮部主事尹壯圖給事中銜。帝念前內閣學士尹壯圖。以陳奏各直省倉庫虧缺。降調回籍。深致惋惜。令馳驛來京。將加擢用。至是壯圖來京。以母老陳情。乞軍機王大臣代奏。命給予給事中銜。仍令馳驛回籍侍養。並准其在籍奏事。呈由雲南巡撫轉遞。　禁京城開設戲園。　五月。禁止各省攤扣官員養廉及兵丁月餉。　秋七月。東南濱海大風雨。海嘯。　八月。定各省刑具式。有私創及非法濫用者。罪之。　戍翰林院編修洪亮吉於伊犁。亮吉上書成王永瑆。及朱珪劉權之。言時事。冀其轉奏。書中歷列諂事和珅諸人。現列官中外者四十餘人。末復指斥乘輿。有三四月以來視朝稍晏。恐有俳優近習。熒惑聰聽語。王以聞。帝大怒。即日逮獄治罪。尋命免死。發往伊犁。交將軍保寧嚴行管束。　九月。江南洪澤河決。　冬十月。敕殺湖北襄陽道胡齊崙。因經手湖北軍需。任情饋送。致侵蝕至二十餘萬兩。逮京訊實。命即處絞。自勦辦教匪以來。已歷四載。費帑銀數逾七

千餘萬。而各省協濟之款。尚不在此數。嗣查川省弊端。更甚建昌道石作瑞。吞侵餉銀至五十餘萬兩。是諸將帥會飲多在深箐荒巃間。一席之費。輒至三四百金。賞賜侵衍。犒賞價錢不與焉。福康安初至。作瑞饋珍珠三航。蜀錦一萬匹。他物稱是。所使者固皆騰盡。至死無以殮。人爭快之。

冬十月。命在京大員。密保才守出衆人員。 十二月。命國子監祭酒法式善為翰林院編修。式善於春間條奏事宜。指首有親政維新語。及論八旗出關屯田一節。大拂帝意。擬京察時罷斥。至是尚書豐伸濟倫。以人才保薦。帝疑有請託。命解任下廷鞫。尋命降調。

五年。夏四月。癸未朔。日食。 以旱。命清獄。 六月。申嚴赴京越訴罪。 秋八月。命王大臣等於自行陳奏事件。須自行呈遞。即各部旗衙門公遞事件。亦應專差值堂官一人。親自到宮門遞交奏事官接受。 諭出差人員。除軍機大臣等。准其隨帶軍機章京外。其餘各省專行奏請者。即將該大臣治罪。 九月。申諭各督撫。毋奏留升任他省人員。

六年。春正月。禁鄉會試卷。用說餅子書。及書寫卦爻字體。 三月。申嚴匿名文書坐罪例。 夏六月。京師大雨。宮門水深數尺。 永定河溢。 桑乾河決。詔曰。自六月朔日。大雨五晝夜。宮門水深數尺。桑乾河決。漫口四處。京師西南隅。幾成澤國。村落漂蕩。聞者傷心。見者慘目。小民何辜。皆予之罪也。擬今秋停止巡幸云云。 命清獄。

七年。春二月。雲南維西廳傈人腊者布、恒乍繃。句結傈僳夷人滋事。命琅玕勦之。 夏四月。諭部院大臣問敘督撫者。除有兵差審案之事。不得奏請隨帶所屬人員。 五月。琅玕奏。擒獲傈首腊者布。攻克康普寨。勦洗北路傈匪。 六月。琅玕奏。勦洗康普葉枝夷匪。西北兩路。全境疏通。 秋

七月。帝秋獮木蘭。八月。己亥朔日食。九月。帝還京師。冬十月。禁止書役子孫出仕應試。十二月。安徽宿州匪徒滋事。費淳等討平之。

八年。春閏二月。內務府廚役成德犯蹕。擒獲伏誅。是月二十日。帝進宮齋戒。將入順貞門。成德猝前行刺。固倫額駙喀爾喀親王拉旺多爾濟立擒之。下廷訊。無供。但云事若成。則公等所坐之處即我坐處而已。命不必深詰。並其子祿兒對兒磔之。迄不知何人所使也。秋七月。帝秋獮木蘭。九月。予告尚書彭元瑞卒。贈協辦大學士。謚文勤。元瑞天才敏贍。與紀昀同有才人之目。所作應舉文字。婉麗清新。人爭傳誦。東河衡家樓河溢。帝還京師。冬十月。開衡工捐例。十一月。申禁上控案件發原審官。

九年。秋七月。帝秋獮木蘭。九月。帝還京師。冬十二月。大學士劉墉卒。予謚文清。墉父統勳。遇事神敏。性復剛勁。有古大臣風。高宗頗敬憚之。乾隆朝大臣。其始終未曾一入刑部獄者。勳一人而已。卒謚文正。墉以貴公子為名翰林。書名滿天下。繼父為宰相。天下呼為小諸城。

十年。春正月。予告大學士王杰卒於京師。予謚文端。杰在相位。與和珅同列。遇所當執。屹不與同。後珅伏誅。其密贊之力為多云。二月。協辦大學士紀昀卒。予謚文達。昀為四庫全書館總纂官。每進一書。仿劉向曾鞏例。作提要冠諸簡首。時推為大手筆。夏四月。圈禁西洋人德天賜於熱河厄魯特營房。因在內地刊書傳教也。其代為遞送書信及奉教傳教人廣東陳若望等。男婦共十四人。均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六月。永定河溢。閏月。蚩尤旗見紫微垣。越日。南方大雨。秋七月。帝秋獮木蘭。八月。御前大臣都統公額勒登保卒。予謚忠毅。額勒登保。初隸海蘭察部

下。每戰輒臨陣。海蘭察語之曰。予將才。宜略識古兵法。以其不識字。取諸繙三國演義授之。遂爲名將。尤嚴操守。用兵久。諸將多蓄貲財。凱旋日。過盧溝橋。官輜重累累。額勒登保獨行李蕭然。歎騎而已。 九月。帝還京師。

十一年。春正月。定免死改遣罪犯。分別年限減釋例。 三月。嚴禁浙江江蘇等省販米出洋。 秋七月。帝秋獮木蘭。 九月。還京師。 冬十二月。大學士朱珪卒。予謚文正。珪爲帝師。於大學義利之辨。通鑑治亂之由。反覆陳說不倦。尤以好士聞。通人寒士。必揚其名於朝。

十二年。夏四月。以旱。命清獄。 中禁地方官擅造非刑。 五月。定各省奏咨案件違限處分。 秋七月。有火星見於西方。歷四夜而滅。 八月。甘肅大通縣番眾滋事。討平之。 帝秋獮木蘭。 九月。嚴禁八旗抱養民子爲嗣。 帝還京師。 冬十月。罷武會試內場策論。改令默寫武經。 十一月。天壇齋宮災。

十三年。春三月。命減直隸軍流以下罪。 夏六月。江蘇荷花塘運河溢。 江南七里溝運河溢。秋七月。帝秋獮木蘭。 九月。試用通判王履泰進呈編輯畿輔安瀾志。奉旨留覽。 帝還京師。冬十月。癸巳朔。日食。

十四年。春正月。絞殺總管內務大臣廣興。廣興。初官給事中。以參劾和珅著直聲。洊推今職。繼以緞庫官員串通總管太監孫進忠。挑斥宮中支應綢緞數目不符。革職。帝命山東河南密查廣興前往該兩省審案時劣蹟。東撫吉綸。覆奏廣興與都御史周廷棟同在東省審案。周廷棟全無主持。致民間有周全天下事。廣聚世間財之謠。帝大怒。下廷訊。至是。命處絞。子蘊秀等戍吉林。陝督

長齡時在東撫任內，聽任藩司邱庭漋動帑辦差。遣戍伊犁，庭漋發黑龍江。是案中外因連獲咎譴者十餘人。　二月，劉貝子德麟捐修南河要工。追論其父福康安生前靡費不飭罪也。　三月，西安將軍公德楞泰卒，予謚壯果。德楞泰奮勇敢戰，前在川征教匪時，與額勒登保同心戮力以底成功。　夏六月，棄山陽知縣王仲漢於市。仲漢辦賑浮冒，委員李毓昌將揭之，仲漢毒斃之以滅口。至是逮京訊實，正法。知府王轂庇縱，總督鐵保革職。　秋七月，帝狩獮木蘭。　九月，戍浙江學政劉鳳誥於黑龍江，以代辦監臨，有將應試生員徐步蟾印用聯號情弊也。　帝還京師

冬十月，左遷山西布政使劉清為刑部員外郎。清前在四川時，招降川東賊二萬，與賊大小百餘戰，斬馘萬計，尤能得民心。王三槐俘至京廷訊，供言官逼民反。帝問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曰惟有劉青天一人。帝立加殊擢，累官至今職。川督勒保濡緩之，奏言清民社有餘，方面不足，遂致左遷。後官至曹州鎮總兵。

十五年，春二月，命試辦海運，以河工敝壞，漕運阻滯故也。　三月，命嚴查攜帶雅片入城。　夏六月，山西大旱。　秋七月，永定河溢。　帝秋獮木蘭。　九月，還京師。　冬十月，江南高堰山盱兩廳隄壩決。

十六年，夏四月，以京師及河南山東旱，命清獄。　六月，西北有星芒，滋三四丈。　八月，白虹見。

十七年，春二月，諭凡軍流人犯有在配所遣人來京呈遞封章者，無論是非虛實，均一體治罪。　降御史榮春一級調用，以訛言論剪髮辮入奏故也。　秋七月，申嚴直省督撫，嚴查所屬私造非刑。

十八年。夏六月。申禁宗室覺羅。與漢人爲婚。　命賜浙江生員鮑廷博舉人。廷博於乾隆閒。進其
藏書之知不足齋。至是復進所刻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六集。帝嘉其好古績學老而不倦故有
是命。　秋七月。申禁私販雅片煙。定官民服食罪。　帝秋獮木蘭。　八月。定舉人每屆四科大挑
一次。仍照例扣除近三科舉人。　九月。帝還京師。
十九年。春正月。復開捐例。自十九年四月至明年五月乃止。謂之豫東例。　閏二月。學士蔡之定
請行用楮鈔。不許。　諭將乾隆年閒增設名糧額數。酌議減汰。仍復舊制。尋部議各省統計裁兵
一萬四千二百四十名。馬一千三百五十六匹。　夏六月庚申朔。日食。　江南旱。　秋七月。江南
蘇州松江太倉各府州縣。地生白毛如髮。　帝秋獮木蘭。　九月。還京師。
二十年。夏四月。頒御製官箴二十六則。宣示內外。　四川中瞻對番酋洛布七力作亂。討平之。
六月乙卯朔。日食。　秋七月。帝秋獮木蘭。　八月。復兩江總督百齡太子少保銜。晉爵三等男。先
是本年春閒。湖北江西安徽江蘇等省。拾獲匿名揭帖。上印九龍朱戳。字體詭異。詞語悖逆。命各
省督撫偵緝。久無蹤。至是百齡遣人於和州巢縣等地方。緝獲嚴士隴方榮升等首從百五十人。
讞實。抵極法。無漏網者。帝重嘉異之。著賞還官銜世爵。　九月。帝還京師。　冬十月。山西河南地
震。　十二月。諭飭江南湖北河南各督撫。嚴拏清茶門教匪。有灤州石佛口王姓。其先世自前明
以來。倡立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流傳二百餘年。改教名爲清茶門。至是爲督臣那彥成拏獲。帝
命依律懲治其直省傳教匪犯。飭各督撫迅速查拏。
二十一年。秋七月。帝秋獮木蘭。　八月。諭嚴舉秋獮。係我朝家法。必當永遠遵循。嗣後每遇進哨

大小臣工概不准以雨水寒冷為詞妄生浮議倘仍造作浮言希圖阻止必將其人按軍法治罪立正典刑不稍寬貸。九月還京師。冬十一月兩江總督百齡卒贈協辦大學士予諡文敏百齡少負時望當局爭欲延攬而挺勁自異不肯隨人俯仰致浮沉冷局二十餘年嘉慶初始歷膺重鎮勳望偉然。

二十二年春二月始命大挑人員分發河工差委。夏四月甲戌朔日食。以大學士命清勤。五月命新進士朝考以詩疏論命題裁去擬古詔不用著為令。六月革大學士松筠職因疏阻明年幸盛京也。秋七月帝秋獮木蘭。九月還京師。絞殺宗室海康慶遙俱以學習邪教故。

冬十月辛未朔日食。

二十三年夏四月戊辰朔日食。京師風霾室中然燭始能辨色帝下詔修省。六月河南武涉縣沁河溢。秋七月帝詣盛京謁陵。冬十月還京師予告大學士董誥卒誥邦達子也父子俱以工繪事久直南書房至大用。

二十四年秋七月帝詣避暑山莊。永定河溢。黑虹見於西方。八月河南蘭陽儀封北岸河溢。九月帝還京師。

二十五年夏四月革盛京將軍松筠兵部尚書和世泰侍郎俗思等職因兵部遺失行印也。秋七月帝秋獮木蘭。帝崩於避暑山莊行殿遺詔命皇次子智親王綿寧嗣位更名旻寧以明年為道光元年帝壽六十有一葬太平峪號昌陵諡曰睿廟號仁宗。

各省之叛亂

仁宗嘉慶元年春正月湖北荆州白蓮教匪作亂命巡撫惠齡剿之白蓮教者奸民假持齋治病為名偽造經咒畫像以惑衆斂財安徽劉松為教中領袖事發被捕遣戍甘肅其徒劉之協宋之清等分赴川陝湖北一帶布教久之黨日衆遂倡言劫運將至以河南鹿邑王發生詭託明裔朱姓為煽動流俗之計事覺皆伏誅而劉之協乘間脫走於是有旨大索州縣官奉行不善遂户搜緝懷轉株連奸民乘間煽之而枝江縣縣人宜都張正謨遂起而作亂宜昌之長樂長楊等縣匪大起皆以官逼民反為詞蔓延五省時國家方以征剿苗匪治軍為苦貴州則石柳鄧湖南則石三保吳半生吳隴登吳八月等八月雖未久就獲其子廷義廷禮仍負嵎自若教匪事起無兵應調遣因令惠齡就近剿治　三月荆州總兵富志那擒聶傑人於枝江襄陽人姚之富與教匪齊林之妻王氏復起事　冬十一月教匪渡滾河逮提督永保治罪以惠齡總統軍事時苗匪石三保石柳鄧吳廷義等皆就獲吳隴登投誠

二年夏五月解惠齡任以陝督宜緜代之以姚之富李全王廷詔等分三股由白馬石搶渡漢江惠齡既不沿江截殺又不追剿故也尋改勒保總統軍事

三年春二月逮將軍明亮下於獄以匪首齊王氏竄走渡江不能攔截故也　夏六月褫都統德楞職以教匪高均德竄入川境故也尋諸軍逼匪三岔河大破之齊王氏姚之富皆墜崖死　秋七月參贊勒額登保擒羅其清於方山坪移師襲冉文儔於通江斬之川北兩匪股皆平同時總

統勒保擊敗林亮功於梁萬蘭王三槐投誠而勒保以生擒奏三槐解至京帝親審訊三槐有官逼民反之供帝亦為之惻然

四年春正月授勒保為經略大臣各路均歸節制時帝知教匪之蔓延皆由統兵大臣承受和珅風旨專以老師糜餉殺脅從冒功賞為目的因賜和珅自盡以勒保任經略罷逮失機及釀禍諸臣分別治罪更定勦撫方略下哀痛之詔行清野之策定綠營兵之優恤開諸賊自新之路自是大憝伏法廟謨更新始漸收討賊之效　秋七月逮經略勒保以明亮代之勒保任經略半年餘安坐達州不圖進取致教匪聚於楚蔓日益猖獗　八月改命額勒登保為經略以明亮不勝任故也尋命尚書那彥成以欽差大臣赴陝監明亮軍逮治提督慶成陝撫永保時三帥不和師久無功故有是命

五年春三月內大臣德楞泰大敗冉添元於四川之馬蹄岡擒之添元橫行川中蹂躪數十州縣至是被獲尋又敗賊於潼河殲匪首雷士玉孫嗣鳳張子聰等　夏六月河南布政使馬慧裕捕獲匪劉之協於葉縣送京師誅之時甘肅各匪為諸軍追逼局促於漢北數日滅劉之協既誅諭諸道將帥布告原賊又御製邪教說宣示但治從逆不治從教之指劇寇失反側安自是大局始稍稍鎮定矣

六年春二月陝西提督楊遇春大敗賊於西鄉之兩河口擒賊目王廷詔等十餘人送京師時額勒登保經略有方川陝十餘萬賊掃除殆盡所存者不過二萬餘皆散處遊徼

七年冬十二月額勒登保等奏報川陝甘餘匪肅清時賊皆敗餘惟苟文明尚存殘眾二千餘馳

寔陝甘。諸軍四計勦捕。至七月間。斬文明於秦嶺之花石崖。至是首逆已盡。殘匪無幾。額勒登保乃會同三省督臣。以大功勘定報聞。其餘孽分道掃蕩。將及一年有奇。始克肅清。此次軍事。閱時九載。糜費逾二億兩。甫獲蕆功。而川陝新兵之變。又紛起矣。

十一年。秋七月。陝西寧陝新兵作亂。命領侍衛內大臣德楞泰。馳往辦理。先是教匪之役。以鄉兵徵發不便之故。各地增設鄉勇。謂之新兵。以寧陝糧貴。每兵於例餉外。月給鹽米銀五錢。定議三年減一錢。時當實行減給之期。布政使朱勳以未奉部文。併四錢亦停發。新兵大譟。遂戕官劫庫獄以叛。時提督楊遇春方入都。寧陝總兵楊芳。調署提督。聞變。皆馳歸援。冬十月。寧陝新兵蒲大芳等降。奪德楞泰職。戍楊芳於伊犁。先是川陝軍中。二楊齊名。而芳尤得士心。新兵叛。先護送芳家屬至石泉。而後舉事。至是芳至軍。請遇春按兵緩攻。而己單騎入賊壘。說其酋蒲大芳等來降。德楞泰令盡釋歸伍。而以叛兵震懾兵威。窮蹙乞命奏。帝震怒。責德楞泰專擅。褫奪其職。謂芳平日縱兵釀變。遣戍伊犁。使率降卒出關。後盡誅之。而文吏停餉激變。罪置不問。是役芳以招撫叛兵萬餘。有奇勳。而反獲遣。聞者冤之。未幾。遂有四川綏定陝西西鄉兩次之兵變。雖不旋踵而定。亦見人心之至不平矣。

十二年。冬十二月。總統浙閩水師提督李長庚。大破海賊蔡牽於南澳洋面。蔡牽遁入安南海。長庚旋中彈死。牽與長庚同為福建同安人。善操閩舟。能用衆。先是安南阮光平。招納瀕海亡命。資以師船。令劫近海商船。輸入其國。以佐國用。光平死。子福映新受中國封。受約束。杜絕海賊。於是艇匪之在閩者。悉為牽所併。勢甚猖獗。縱橫海上七八年。雖數為長庚所敗。然前後督臣玉德阿林

保皆滿人。忌長庚功，百計掣其肘，故牽每敗歸後，嘯聚轉衆。十年冬，復以百餘艘犯臺灣，又勝合土匪萬餘攻府城，自稱鎮海王。翌年二月，長庚以浙師三千餘渡臺，水陸並進，五戰皆捷，困牽於鹿耳門，計日可擒，而牽散賊錢四百餘萬，賂督標援兵，得以殘艦三十餘，突圍出海。帝逮治玉德，新督阿林保至，置酒款長庚，從容語之曰：大海捕魚，何時入網，海外事無左證，公但斬一酋，以牽首報，某即飛章報捷，而以餘賊歸善後辦理，則公受上賞，某亦邀次功，孰與窮年冒險波，倖萬一哉。長庚慨然曰：石三保聶人傑之事，長庚不能為，且久視海船如廬舍，不畏險也，誓與賊同死，不與賊同生。阿林保不悅，屢劾之，既不得遂，則屢飛檄趣戰，責以逗撓，幕客勸長庚封章以奏。長庚欲然曰：大丈夫以死報國，不受嗤而奪也。至是整軍進，下令皆持短兵，為必死計，與牽大戰於黑水洋，牽窮迫，僅餘三舟，幾被擒者再，其奴林阿小識長庚，由篷窗發火，鎗中長庚，遂死。而福建援將張見陞窺總督意，不戰遽引舟師退，牽得逋走安南。

十四年秋八月，浙江提督邱良功，福建提督王得祿，合擊蔡牽於漁山外洋，破之，牽投水死，海道肅清。牽聞長庚死，自安南回棹，聯合朱濆游弋浙海，後濆為閩軍轟斃，其弟渥率所部降，牽勢孤。良功得祿與長庚皆係大紀裨將，誓同生死，及長庚戰歿，日夜思為復讐，至是合兩省水師，蹙牽於定海之漁山外綠水洋，血戰一日夜，燬牽坐船之柁樓，牽知不免，因聚礮自裂，沈於海，其餘黨先後出降，海道乃遂然不出數年，又有天理教匪之亂。

十八年秋九月，湖南滑縣天理教匪聚衆作亂，據縣城，縣令強克捷死之。命直隸總督溫承惠為總統，馳往勦辦。天理教白蓮教之緒餘也，其傳習畿南一帶者，有八卦，榮華，紅陽，白陽諸目，八卦

教黨徒尤眾遍布直隸河南山東西等省以河南滑縣李文成直隸大興林清為之魁更名天理教文成黨數萬眾盛而清密通宮禁賄通內侍外倚文成之眾為援會十六年秋彗星見西北方欽天監謂其占主兵奏改十八年閏八月於次年二月諸賊遂附會之以為不利閏八月之兆又以其經中有二八中秋黃花落地之語乃愈神其說謂據星象應在九月十五日午時將來當宋木爾時據京師滑縣令強克捷偵知之密封白撫臣高杞及衛輝府知府郎錦騏請兵掩捕皆不應克捷乃捕文成斷其脛下之獄其黨以事迫不及待期遂於是月七日聚眾三千據城叛戕克捷出文成於獄於是直隸之長垣東明山東之曹定陶金鄉同時殺官圍城而曹及定陶皆陷帝在中途聞變立命直督溫承惠發兵馳勦　賊匪犯紫禁城皇次子旻寧禦之敗賊中和門外匪首林清被擒伏誅滑縣羣賊以倉卒起事不及為林清之外應清遂以是月十五日使其黨二百餘由宣武門潛入挾武器雜酒肆中日晡時分犯東西華門太監劉得才楊進忠高廣福閻進喜等引之上城各出白旗招展或書大明天順或書順天保民皆以白巾裹首號呼雉堞將入養心門為皇次子旻寧所見發槍殪其二餘賊錯愕不敢前禁軍入遂悉就擒尋擒清於黃村皆正法帝得警報還京師首下詔罪己曰我國家以前何等強盛今乃有此事皆朕涼德所致痛哭有久之又責諸臣謂近日諸大臣因循怠玩有為朕宣勞者眾必陰擠殺之以致有此大變云又帝之在熱河聞變也閣臣董誥力請回鑾至於泣下曹振鏞勸帝務持鎮靜時人因謂之語曰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師二人聞之反笑相謂曰此時之庸碌啼哭頗不容易也　冬十月褫溫承惠職以陝督那彥成代之初李文成既據滑欲結隊北上有教諭呂姓佯降賊因說之曰

皆川楚教軍縱橫九年。所以終於失敗者。因不據城池。無所守故也。今可閉關自守。以待他郡救援。秋後會師北上。始保萬全。文成信之。遂走兵道口。為聲援京師計。時承恩與巡撫高杞皆按兵不動。乃詔彥成代承恩。而命固原提督楊遇春剿之。十一月。那彥成等攻破道口。進圍滑縣。李文成自焚死。彥成遇春以十月至衛輝。合兵攻道口。破之。山東運使劉清署直督章煦同時捕滑境內。而滑縣城堅厚。糧又足。急切不能下。適文成輕車潛出。入輝縣山中。將募集黨眾為犄角之運動。總兵楊芳追及之。文成縱火自焚死。十二月。那彥成等攻克滑縣。擒教匪牛亮臣等。斬之。滑縣平。彥成用楊遇春策。穴地攻城。城潰。賊屠戮殆盡。擒亮臣及徐安國。王道隆。而宋元成。劉宗順。馮相林皆陣斬之。三省方報勘定。而陝西南山木商夫役。復以歲饑罷工掠食。聚眾數千。焚木廂。撫臣朱勳乃以教匪聞。詔長齡楊遇春討之。

十九年春正月。長齡等生擒箱賊首逆陳四。尹朝貴。眾匪全數殄滅。箱匪肅清。冬十月。江西民朱毛俚謀逆建號。後明事覺伏誅。先是有胡秉輝者。購獲殘書一部。內有陣圖及俚詞。商同邱添澤。楊易。盧勝輝。以毛俚朱姓可假託明裔。聚集積善禪林。協謀起事。稱後明晏朝年號。偏發偽札。為撫臣阮元偵獲。磔胡秉輝等十七人。絞程麟祥等三十五人。毛俚遁去。

二十年夏四月。四川中瞻對番酋洛布七力作亂。四川總督常明討平之。秋九月。塔什密里克回人孜牙墩作亂。命大學士松筠馳往喀什噶爾勸之。尋孜牙墩為參贊成寧等所擒。回莊照常安業。召筠回京。以長齡為伊犁將軍。

二十二年。春三月。雲南臨安邊外夷民高羅衣作亂。總督伯麟討平之。羅衣等以內地商販出邊

貿易，侵奪夷人生計，借名驅逐漢人。集衆萬餘人，自稱窩泥王。劫掠江外土司，窺伺還郡。事聞，命伯麟迅即派兵進勦。尋獲雅衣及偽軍師章喜等，皆伏誅。

二十三年，及六月，臨安江外逆匪高老五作亂，總督伯麟派兵勦平之。老五爲雅衣從子，因查拏逆黨，逃往藤條江外，糾衆搶掠土司地方，僭稱小窩泥王。渡江，進逼府城。伯麟派都司桂朝陽等擒之，餘逆並殲除。

中英交涉之狀態

仁宗嘉慶十三年。冬十月。以英吉利兵艦駛入廣東奪總督吳熊光職。以百齡代之。英人自康熙十九年通商中國。繼於二十三年。建設商館於廣州。而以粵海關檢查之嚴密及稅額之繁重。欲更闢新商港。繼於四十年。東印度會社社員甲赤普爾率商船三艘至浙江舟山寧波等地貿易。浙海關稅則較粵海為輕。洋商利之。歷康雍兩朝至乾隆二十二三年。附諸國商船發泊定海。轉運寧波者日衆。幾有舍粵就浙之傾向。於是高宗納浙閩總督喀爾吉善兩廣總督楊應琚之策。更定浙海科則。視粵海加重。藉以限制洋商。二十四年。英商洪任輝赴天津以廣東貿易之困難訴於政府。語侵粵海關監督。高宗怒其妄控。下之澳門獄中。自是浙中貿易之途絕。而廣州為中國唯一之互市場。各國商船率自東莞縣虎門入口。收泊省城之黃埔。然華英商人每以貨財上之關係。日起紛議。英政府乃以五十七年。遣使伯爵馬戛爾尼及司當東入中國。要求改良兩國之交涉。因提議七條。(一)遣員駐京師。照管本國商務。(二)商船至寧波舟山及兩廣天津地方。收泊交易。(三)倣俄國例。設商館於京師。收貯貨物發賣。(四)要求舟山附近小海島一處。居留英商及收貯貨物。(五)於廣東省城附近。撥給地方一處。居住英商及寄寓澳門之人。准其自由出入。(六)英商於廣州澳門間。由內河運輸貨物。請免稅或減輕稅額。(七)任聽英人傳教。是次年。其使臣自天津赴京。雜吏例予旗章。題曰英國貢船。強令立之。及抵京城。政府又強令於覲見時。行叩頭禮。英使亦不欲以爭執小節。妨害其推廣商利之目的。悉遵例行之。覲見後。使臣以要

求各款。向政府提議。高宗以為遠人不識天朝體制。妄行乞請。於其條件悉駁斥之。而勅諭其國王。盛稱天朝威德。付其使遣歸。會英人與法蘭西國失和。法帝拿破崙頒布大陸條例。禁歐洲各國與英通商。時葡萄牙國獨梗命。法遣兵併其地。英人恐法奪澳門以是年七月遣海將度路利率戰艦十三艘進泊香山雞頸洋。旋以三艘入黃埔。並有三板船入省河。以防禦法蘭西。保護中英葡三國貿易為詞。且願與中國協勦海賊。以其意作書投粵督。遂登岸。公然分兵守住澳門礮臺。朝廷恐其將實行占領之策。飭熊光嚴詞拒絕。且封禁水路。以絕其糧食。英人苦之。至是啟椗引還。印度帝怒熊光。懲不即時驅逐英艦。奪其職。令効力南河。尋遣戍伊犁。

十九年。冬十二月。英吉利護商兵船違例闖入虎門。旋駛出禁地。英艦自十三年十月闖出澳門後。未幾。仍蹈襲舊轍。以兵船出入虎門。至是皆泊零丁洋。飭該夷貨船責令收出洋面。於是飭疏定防閑章程數事。一嚴禁民人私為夷人服役。一洋行不得用歐式建築。一店號不得用夷字。一清查商欠。一內地民人不得私往夷館。並得旨允行。

二十一年。秋七月。英吉利使臣司當冬等覲見。至宮門。稱疾不成禮而退。英人既以前此浙江之貿易。不能遂其請願。復以近年來廣東關稅有種種之留難。因於是年遣正使司當冬及副使二人來中國。指關陳訴。乃使臣不遵成例。於粵岸收泊。徑駛至天津海口登岸。謝宴時又不行三跪九叩首禮。及抵京。帝命於是月七日瞻覲。八日於正大光明殿賜宴頒賞。再於同樂園賜食。九日陛辭。並於是日賜遊萬壽山。十一日在太和門頒賞。再赴禮部筵宴。十三日遣行。至入覲日。帝傳旨升殿召見。忽據伴大臣和世泰奏稱。使臣不能速行。俟至宮門。請俟二次。奏稱正使病泄。須少

幾。三次奏稱正使病倒。不能進見。當諭以正使回寓。賞醫調治。令副使進見。四次奏稱副使二人亦同稱急病。帝大怒。以中國為天下共主。豈有如此倨傲侮慢。甘心忍受之理。嚴旨停其筵宴賜物。逐之回國。並寄英王勅諭一道。備責使臣之無禮。（時英廷無能通解華文者。庋之外部七十餘年至光緒十六年薛福成使英英人始出而屬其代認蓋當時實未嘗啟視也）又通諭中外及蒙古王公等。託詞來使進見朝服未到。使服不能瞻覲大皇帝。和世泰等不將情節奏明。致未改期召見。不料庸臣誤事至此。朕實無顏下對臣工云云。尋命革去和世泰理藩院尚書。蘇楞額工部尚書。廣惠總管內務府大臣。穆克登額禮部尚書。

編者曰。英使此來。抉有推廣商利之希望。僅期與中國外交上人員交涉而已。並無膽對大皇帝之必要。而中國朝廷。必確認英吉利為海外朝貢國之一。此次使節。直為備進方物而來。傲然自大。輕視鄰國。誤用其奴隸國人之習慣法。以對付歐羅巴使臣。強之行跪拜禮。遂致釀成此次之失敗。自是中英間之外交日形退步。而感情上之損失亦愈以積加。已潛伏無形之禍機於不覺矣。又攷順治康熙間。德意志人湯若望。比利時人南懷仁。官欽天監時。皆許其侍立不行拜跪禮。雍正年間。教王遣使到京。世宗許行西禮。且與之握手。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馬格里來華。禮臣與議禮節。欲以覲見英主之禮為言。禮臣以請。高宗特旨准行西禮。蓋中國拜跪之禮。西人萬不允遵。故後天津條約載明。遇有礙於國體之禮。斷不可行。即指此也。

道光世局

宣宗道光元年春正月壬午朔日食　二月雲南永北廳屬夷人滋事命總督慶保勦辦尋授兒瑪善為欽差大臣督辦雲南軍務未出京而慶保奏報勦洗肅清首逆賠眼唐老大就擒　六月安定門災　秋七月京中大疫死者日以千百數　九月命停閩省歲進荔枝樹桌心蘭二項

二年春正月諭山西孟縣等二十一州縣丁徭銀兩一律攤入地糧徵收從撫臣葉世倬請也

夏五月青海番人蘊依等滋事陝甘總督長齡討平之　六月降吏部尚書松筠為員外郎因刪改理藩院奏稿被劾也　山東衛河溢申禁直省各衙門額外增置書役　秋八月河南新蔡教匪朱麻子滋事巡撫程祖洛捕治之　河南沁河再溢　九月四川果洛克番人滋事提督桂涵討平之涵以平教匪立功與羅思舉齊名時稱羅桂　冬十月申禁收漕州縣書役侵漁各弊並禁漕總名目　十二月申諭海口各關津嚴禁夾帶鴉片煙

三年夏五月諭直省徵收錢糧將墊完民欠名目永遠禁除　六月永定河溢　北運河溢　秋七月河南漳河溢　江南十七州縣大水民饑

四年夏四月命程含章會同將攸銛籌辦直隸河工　六月癸巳朔日食　彗星見西方　秋七月命毀蘇州府城西楞伽山五通祠　冬十二月以黃河決溢革河督張文浩職在工枷號一月期滿發往伊犂効力兩江總督大學士孫雲庭革職留任

五年春三月申禁各省獄卒陵虐監犯　夏五月命王鼎在軍機處行走　六月命漕運總督及

有漕各省督撫議防糧船水手設教歛錢滋弊時各幫糧船水手設有潘安老安新安等教名目所祀之神曰羅祖其主教稱老官每幫有老官船一隻供設羅祖入教者投拜老官為師各船水手聯名資助統計三教約四五萬人沿途縴手尚不在內水手雇直向例一兩二錢自是挾制旗丁每名索二三十千不等及銜尾前進忽然停泊老官傳出一紙名曰溜子索添價值旗丁不敢不從水手滋事送老官處治輕則責罰重則立斃沈入河中沿途招僱縴手必推曾經械鬭受傷者為頭目遇有爭鬭以紅箸為號人即立聚新安一教尤多匪徒至是為御史汪世鋐奏請防禁

諭飭漕督及各督撫悉心籌議

六年春三月初次試行海運　夏六月臺灣粵民黃文潤滋事命福建水師提督許松年馳往臺辦　秋八月革提督許松年職留臺効力因督臣孫爾準抵臺後劾其辦理北路械鬭案錯誤也

冬十一月臺灣餘匪悉平

七年夏四月丙午朔日食

八年春三月庚子朔日食　秋九月戊戌朔日食

九年春正月禁用光中通寶景盛通寶景興通寶景興巨寶景興大寶嘉隆通寶各種錢文　二月命回子當阿渾者止准念習經典不准干預公事其阿渾子弟有當差及充當伯克者不准再兼阿渾以示限制　秋八月帝奉太后謁盛京謁陵　九月壬辰朔日食　冬十月還京師　十一月定一子兩祧服制　十二月山東地震

十年夏五月裁革州縣衙門白役地方公事至繁者不得過八十名其餘以次遞減所有白役概

行票鹽從言官王璋慶請也　六月定查禁內地行銷鴉片章程　冬十月裁兩淮鹽政改歸總
督管理
十一年春三月廣東黎人滋事總督李鴻賓勦平之匪首黃老容伏法　夏五月改淮北銷鹽為
官督商運因江督陶澍奏陳淮北商力積疲請暫籌備項官為督運也　六月禁沿邊夷民私種
罌粟　秋七月高郵湖河溢　九月新疆始行屯田法從督師大學士長齡請也　冬十二月山
東地震　行票鹽法淮北暢岸仍歸商運其餘滯岸即仿照山東浙江票引兼行之法分設行店
聽民投行購買運銷從江督陶澍請也
十二年春正月定白陽白蓮八卦紅陽等教首犯遇赦不赦從犯亦不准援減例　三月帝謁東
陵回鑾幸南苑行圍五日還京師　秋九月桃南廳屬于家灣河隄為湖民盜決奪河督張井職
閏月飭江西巡撫嚴拏會匪　冬十月臺灣嘉義縣民陳辦滋事命總督程祖洛將軍瑚松額
都統哈哴阿等馳往勦辦
十三年春正月陳辦就擒臺亂平　二月四川越嶲廳夷人滋事命那彥寶桂涵等勦辦　夏五
月四川峨邊廳夷人朵樹格就擒餘眾皆降　秋七月四川越嶲夷亂一律肅清　八月雲南地
震　九月庚子朔日食
十四年秋七月峨邊十三支夷內雅札等支夷滋事命瑚松額楊芳查辦　東河朱家灣漫口　九
月永定河溢　冬十二月以四川峨邊夷人出巢焚掠降提督果勇侯楊芳為二等侯以總兵前
往甘肅候補

十五年。春正月。曹振鏞卒。振鏞在內閣。專伺人主意旨。而素不學。每奉命衡文。得試卷稍古雅者。輒不解事。摘卷中一二破體字。抑之劣等。於是文體日頹。而學術因之不振。又帝最厭言官言事。振鏞亦教以此法。遇章疏中有破體疑誤字者。摘出交部嚴議。於是科道相戒不敢言事。而言路壅塞。遂使三十年中。吏治日偸。民生日困。釀成內外兵禍。開千古未有之變局。皆振鏞一人之罪也。然帝深信任之。及歿。賜謚文正。　三月。山西趙城縣教匪曹順滋事。知縣楊延亮全家遇害。夏四月。剿邊夷匪肅清。　趙城教匪肅清。

十六年。秋九月。圓明園三殿災。

十七年。春三月。予告陝甘總督昭勇侯楊遇春卒。予謚忠武。遇春結髮從戎。大小數百戰。皆陷陣冒矢石。或冠翎皆碎。或袍袴皆穿。未嘗受毫髮傷。帝嘆為福將。　夏六月。剿邊夷人滋事。命鄂山勦辦。　秋七月。命山東鹽務。改歸巡撫管理。　冬十月。停吉林採珠。　十一月。四川涼山夷人滋事。將軍凱音布總督鄂山討平之。

十八年。夏五月。降惇親王緜愷為郡王。以違例囚禁多人。復將優人藏匿府內故也。　秋九月。革莊親王奕賓輔國公溥喜爵。因赴尼僧廟內吸食鴉片煙也。　冬十一月。申禁旗人婦女纏足。貴州民人謝法真作亂。總督伊里布討平之。

十九年。秋九月。南方地震。

二十年。春二月。壬戌朔日食。　河東河道總督栗毓美卒。予謚恭勤。毓美倡以甎代石之法治河有功。後世師之。　三月。湖北提督羅思舉卒。予謚壯勇。思舉以鄉勇從軍四川。起家至節鎮。威名

亞二楊(遇春芳)軍中號為羅必勝　冬十二月革戶部侍郎文慶職文慶典試江南私帶湖南
舉人熊少牧入闈被劾
二十一年夏六月河南下南廳祥符汛河溢革河督文沖職以朱襄代之尋命王鼎督辦東河大
工發遣伊犁林則徐折回東河効力
二十二年春正月湖北崇陽縣民鍾人杰作亂討平之　夏四月天矢星見於西南　五月大學
士王鼎自殺予謚文恪鼎治河蕆功歸以爭和議效史魚尸諫自縊死為遺疏嚴劾穆彰阿并薦
林則徐可大用穆彰阿懼使其門下士張芾以危言脅鼎之子伉取遺疏出芾令其同邑人軍機
章京聶澐别草一藁以進　秋八月江南桃北廳河溢
二十三年夏四月革熱河都統琦善古城領隊大臣文蔚葉爾羌幫辦大臣奕經三人職先是以
海疆失律前後逮治將軍奕山奕經參贊文蔚總督琦善牛鑑提督余步雲諸人部議余步雲斬
立決文蔚革職留任餘擬斬候乃余步雲正法二日即行起用琦善文蔚奕經等御史陳慶鏞奏
稱琦善等三人起用為刑賞失措無以服民帝屈於清議命革三人職諭獎慶鏞敢言不數月三
人及奕山牛鑑又均起用且陞隆賜還而慶鏞以事降調解組回籍矣　六月雲南南甸土匪作
亂討平之　河南中牟河決革河督慧成職以鍾祥代之旋命尚書麟魁廖鴻荃往督辦　冬十
一月己巳朔日食
二十四年春二月中牟堵口復決革麟魁廖鴻荃職　三月臺灣民人洪協作亂旋就誅　夏六
月直隸永定河溢　秋七月湖南耒陽縣民陽大鵬作亂旋就執伏誅　湖北荊州萬成隄溢

八月命寶興拏辦四川啯匪 山西河南陝西湖北安徽蝗災 江南地震
二十五年夏四月 西寧番人作亂 總兵慶和被戕 命惠吉赴甘肅查辦 六月 江蘇中河廳桃源
汎河溢
二十六年春三月 帝幸南苑行圍 六日還京師 夏五月 前任湖南提督果勇侯楊芳卒 予謚勤
勇 芳與遇春齊名 稱二楊 閏月 雲南永昌回人作亂 六月 東南各省地大震 冬十月 又震
二十七年春正月 猺人擾邊 三月 永昌回亂肅清 六月 京師地震 衆星隕 秋八月 喀什噶
爾回人滋事 授布彥泰為定西將軍 奕山為參贊大臣 馳往勦辦 九月丁丑朔日食 冬十二
月 湖南乾州廳苗人滋事 命裕泰等勦辦 尋撫定
二十八年夏四月 諭兩廣湖南江西各督撫飭拏會匪 秋八月 申定道府以下官祖孫父子兄
弟及外姻親族同省同府回避例 督撫與河督鹽政有關糾察者 亦令回避 冬十月 諭浙江巡
撫劉韻珂飭拏浙江沿海盜匪 申諭海疆各督撫提鎮督飭水師堵拏洋盜
二十九年春二月庚子朔日食 四川中瞻對野番工布朗出巢滋事 命琦善勦辦 夏四月 江
蘇浙江安徽湖廣大雨 五旬餘水驟漲 田盡沒 水之大 為百年所未有 申諭山東巡撫徐澤醇
飭拏沿海村塢鹽梟 五月 中瞻對野番平 冬十一月 正陽門箭樓災
三十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 帝崩 皇四子奕詝嗣立 帝壽六十有九 謚曰成 廟號宣宗 葬易州
平安峪 號慕陵